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選擇文君相如故事做為論文題材，是因為喜愛卓文君這位卓爾不群的奇女子，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有個性」。而這麼一位就現代的眼光看來，仍是有點不平凡的奇女子，竟然生長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對於這位女子，當時社會及後來道德禮教對女性越加束縛的中國社會大家的評價又是如何？而從這些評價中，我們是否又可看見女性地位在中國的演變？這些都是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於是筆者尋找歷代與卓文君故事相關的主題，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相如文君的故事歷來皆是民間或文人深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明清的戲曲，更有許多是以此為藍本，或是擷取部分情節引用，而這一部份，因前人研究甚多，故本論文著重在故事的起源－漢朝，及歷經增益後漸趨成熟的唐代為範圍，體裁以詩歌為主，也許是詩人筆下的文君與相如；也許是史傳中的文君與相如；更也許是女性（甚至是角色地位特殊的女性）眼中的文君相如等，這些作品，經過歷史的洗鍊，參雜歷代種種社會意識、道德觀念等複雜因素，當然與故

事原型相距愈來與遠，但也正可由此看出歷代的人，在不同的時空及社會背景下，對同一故事不同的解讀，藉此探討其在歷史中呈現出的某種社會意義的遞嬗。

婦女「才德觀」有其文學史上的傳承，由至晚明已成婦教的議論焦點，而更早當從班昭的〈女誡〉開始。才德問題不僅關乎閨闈，其實男女共具，這是個長久以來便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是女性在男性社會中，被認定有「德」的條件與男性不同，甚至認為無法維持終一的婚姻狀態的女子便是「無德」。由於對「德」的定義與要求男女不同，女性被賦予更加嚴格的要求，使女子才與德似乎成了衝突，「婦德，不必明才絕異也」¹。這樣的情況在卓文君這位歷經私奔、再嫁、決絕白頭吟的女子故事中，是否可藉她在歷代文學作品呈現中的演變有更清楚的解讀？這是筆者想從事這部分研究的主要動機。

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學者雖對「文君相如」故事有所探究，但都著重在「文君相如」戲曲或劇作部分，尤其是宋代以降及明清雜劇戲曲部分，宋代之前以詩歌為體裁探討文君相如故事的研究極少，因此，筆者試圖整合前人研究，並彌補這部分闕漏，使文君相如故事的相關研究更加完整並具一貫性。

¹ 見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列女傳第七十四〉，《後漢書》卷 8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89。

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文獻說明

在近現代專著中，陳東原先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²陳述了自古代到近代的婦女生活，認為三千年的婦女歷史可說是被摧殘的歷史，女性被宗法的組織排擠到社會之外，貞節問題使婦女過著極度被蹂躪的生活，而「女子無才便是德」³的觀念，更扼殺了婦女的智慧。透過了古至今的婦女生活，讓今人了解舊道德對女性的傷害，並期許婦女能突破舊道德的藩籬，趨向新生活。

譚正璧先生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⁴則企圖超脫前人對中國婦女文學論述範圍的偏窄，以時代文學為主，探討中國女性文學的脈絡。所謂女性文學史，實為過去女性努力於文學之總探討，其時代及文學體裁涵括漢晉詩賦、六朝樂府、隋唐五代詩、兩宋詞、明清曲迄通俗小說與彈詞，兼於此寓過去女性生活之概況，以資研究女性問題之參考。

康正果先生的《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⁵由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啓示出發，合併女性詩詞古典研究通常採用的婦女詩詞研究和

²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³ 陳東原先生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最早出現於明末。因為在《女範捷錄·才德篇》中已見：「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政之辨也。」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190。

⁴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

⁵ 康正果：《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

婦女題材或婦女主題的研究兩種途徑，將兩方面的內容全部至於古代文學的總傳統中，目標在對古典詩詞進行一次文化大調查，通過消解傳統文化的魅力，最終消除它的惰性。借助於這樣的建構，作者期許能給正在深化的古典文學研究開闢出一條新的通道。

張明葉先生所著《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⁶以謝無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⁷、陶秋英的《中國婦女與文學》⁸、梁乙真的《清代婦女文學史》⁹等在婦女文學領域拓荒的前輩的專著出發，從文學角度對中國古代女性文化進行初步的探討，書中論及古代女性的文學流變，其中包括詩、詞、歌、賦、曲、雜劇、散文著述及彈詞小說等文學樣式。

以上學者的論著開啓了筆者的對中國古代女性的生活及文學的興趣，而陳鵬先生的《中國婚姻史稿》¹⁰及張濤先生的《中國古代婚姻》¹¹，將中國歷代傳承的婚姻禮制，做了詳盡的整理及考證，對筆者關於漢唐婚姻制度及再婚、離婚等婚姻關係提供明確資料及佐證，而鮑家麟先生編著的一系列《中國婦女史論集》¹²，對筆者更是有所啓發。

另外，蹤凡編的《司馬相如資料彙編》主要收錄歷代文人對司馬相如的生平仕履、思想品格、文學創作等諸多方面的記載與評論。所收資料上起西漢，下至民國，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另外還將卓文君的資料以及關

⁶ 張明叶：《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⁷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16年。

⁸ 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台中：藍燈出版社，1975年。

⁹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58年。

¹⁰ 陳鵬：《中國婚姻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¹¹ 張濤：《中國古代婚姻》，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¹²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稻鄉出版社，1979年。

於文君、相如愛情故事的歌詠、評論，亦擇取其要附於書末，相關資料的彙整豐富，但內容著重在蒐集，對於作品並無分析與探討，且對於文人生存年代有部分訛誤，例如田況、王素、呂公弼、韓絳等文人應屬宋代，但卻被歸至隋唐五代¹³，而這訛誤則適時提醒筆者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應更加謹慎，不斷求證。

而在學位論文方面，與文君相如相關研究多著重在戲曲劇作方面，例如洪珠暎：《相如文君戲曲之研究－以明清雜劇傳奇為範疇》，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1 年。以及張銀京：《「相如文君」劇作藝術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洪珠暎的論文對文君相如故事之流傳，自《史記》的記載到《西京雜記》、《華陽國志》的增益都有說明，對故事何以引起諸多文人及戲曲家的興趣有詳盡的分析。而在結論中，筆者對文君身分，即「再嫁」一事的描寫，做了「新寡」身分、未嫁而寡、處女三種情形的分析，從依史實的「新寡」身分，到乾脆以文君為處女的《司馬相如題橋記》與《茂陵絃》戲曲，其中《司馬相如題橋記》不但沒有「私奔」部分，甚至兩人還按照傳統禮教正正當當結婚了，而之後更無「白頭吟」情節。從文君再嫁情形的三種分析，以及對兩人婚姻關係的處理，可以看出此故事隨時代變遷而對女性貞節及傳統禮教的重視的衍變過程。但本論文重點置於明清雜劇傳奇，對於唐詩中關於文君相如形象並無探討。

而張銀京則著眼於相如文君劇作藝術之探討。論述相如文君故事所表

¹³ 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58。

現的體裁極為豐富而多元，舉凡正史、詩歌、小說、雜記、戲曲、俗曲等，皆各以其文類特質的表現性，透過不斷的再創造，詮釋此故事及其意涵。因此在兩千年的時間洪流裡，它不僅未被遺忘，反而深受人民的喜愛。而在這些文學體裁裡，以戲曲作品最為豐富，雖然不少劇作已亡佚，但尚存十餘部的明清雜劇傳奇；並在清末以來又出現了許多地方戲，給相如文君故事賦予新生命與新價值。相如文君劇，雖然故事的真實性限制情節脈絡的改變，但細節的部分與人物形象，往往因時代背景的遞變、作者的意欲以及讀者接受度的不同，而時有改編的情形。尤其是地方戲，隨着作者的創作意欲與企圖性的強化，在主題意識與人物形象的多元化上，賦予新發展的空間。筆者擬對相如文君故事在戲曲體制中的發展略作探討，以展現「歷史故事再創造」的靈活性。本論文仍以探討明清有關「相如文君」劇作方面，對於漢唐詩歌中的文君相如角色呈現之形象並無深論。

另外，梁惠敏的《中國戲曲私奔程式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則就台灣目前現存可見的劇本，挑出其中含有私奔情節的劇本，包括文君相如的故事，加以整理、分類，試圖在其中整理出關於中國戲曲私奔情節運用之條理，並藉此窺見戲曲家創作此類劇作情節之意，了解當時戲曲家創作時代的禮教觀與戲曲家作品內容之禮教觀有何異同，與此類私奔劇目對後世俗文學的影響。藉由本論文對「私奔」的定義，了解文君相如故事中文君夜奔相如此一情節，何以能引起人們心中共鳴，及相同故事因作者身分不同，作品亦呈現出不同的文化意涵及審美觀，私奔結局呈現出的作者及社會的價值判斷。但本論文著重在探討中國戲曲中的私奔模式，對於文君相如故事的其他情節分析較缺乏。

此外，李淑婷的《唐詩漢代人物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分析了唐代敘述或歌頌漢代人物的詩作，藉唐人以「以漢喻唐」的傳統，呈現出了幾個問題：（一）君臣相處問題（二）唐人貶謫與唐代地域意象的問題，如：唐人貶謫詩作的湘水、長沙、蜀地的一再被提起。（三）唐人個人生命問題的呈現：詩中詩人刻意著墨於其中某些漢代人物。這些都是詩中得見的現象，而文君相如的故事也是常被引用的題材，藉探討這些詩作所代表的意涵，也就更能看出漢、唐人物與時代之間的深層意義了。本論文探討了唐人對司馬相如的看法以及「以漢喻唐」概念，並不包括卓文君。

在期刊方面，相關研究如下：

一、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77 年 6 月。

藉由文君相如劇之演變，探討此一中國歷史上最早被記錄下來的私奔題材，對後世文學作品產生的影響，並探究這兩個過著越軌生活的人的生涯是如何被文學作品化的。另外，本篇對文君相如在歷代的評價也有深入的探討及獨特的見解。如司馬遷將私奔一事詳實記載下來的理由，除了在於必須將司馬相如生平詳實記載下來的理由外，是否也有可能是因為在漢代，私奔此一行爲比後代也寬容一些的原因呢？而到了《西京雜記》兩人私生活更清楚的被記載下來，作者認爲是「為表達一種不受所謂的士大夫

之倫理觀念束縛的意識」¹⁴，但總結來說，作者認為漢魏六朝給相如的評價都不是完全肯定的，而給文君的評價卻是包容的。這樣的評價在明清戲曲中，卻又因加強了「相如題橋」、「白頭吟」等情節有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把焦點對準於南曲，考察相如文君劇之細節及作品化之傾向性，故未論述漢唐詩歌中兩人角色之呈現。

二、方瑜：〈接受、反應、詮釋：試說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三首詩〉，《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民國 81 年 6 月。

本篇以對文學「接受、反應、詮釋」的原理分析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三首詩，分別是杜甫的〈琴臺〉、李賀的〈詠懷〉二首之一、李商隱的〈寄蜀客〉。藉以了解何以這三位唐代詩人，在處理這件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本文」，不論觀察角度、材料取捨，甚至詩篇意旨，都有很大的差異。本篇對於三首詩的分析精闢，但唐詩中與文君相如相關的詩作豐富，若能將全部相關詩作綜整後再分析，對唐詩中文君相如形象之呈現將更有助益。

三、齊曉楓：〈相如文君故事意蘊析論〉，《輔仁國文學報》第 10 集，民國 83 年 4 月。

本篇首先敘述文君相如故事的淵源與演變，再從「知己之遇」、「為才人吐氣」、「女性自擇婚姻的啓示」等情節探討文君相如故事的意蘊。對此故事論「知音」而兼「識才」，及「琴挑」情節模式引起後世小說戲曲莫

¹⁴ 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77 年，頁 533。

大迴響，幾成才子佳人作品之典範，其意義十分重大。廣大士子為滿足於功名愛情兩皆順遂的希望，以致長期構築起這樣的幻夢，確是有極廣泛的心理基礎的。另外，本篇針對漢魏史傳及明清戲曲中對相如文君故事情節的運用皆有深入探討，企圖補足學者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未言及之處，但仍未對唐詩加以研析。

期刊部分，除了上述具重要參考價值的三篇外，《大陸雜誌》陸續發表了〈司馬相如卓文君〉¹⁵、〈美人賦辯證〉¹⁶、〈長門賦辯證〉¹⁷，除提及司馬相如誄出處外，亦論證明〈美人賦〉、〈長門賦〉為西漢作品，使此二賦與文君相如相關的故事更具可靠性。此外，學者古苔光發表了〈西京雜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¹⁸、〈西京雜記的研究〉¹⁹，對《西京雜記》的版本、作者問題及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做了深入的說明及整理。其餘還有不少以白話敘述的方式呈現文君相如的故事，如〈司馬相如一曲琴挑〉²⁰、〈文為世矩的司馬相如〉²¹、〈司馬相如的故事〉²²等，亦可從中證明文君相如的故事，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大家津津樂道的題材。

總結來說，對於相如文君的研究，儘管相如文君劇的文本如此龐博，但以相如文君詩為專題之研究卻極少，學者多著重在明清戲曲中故事情節的探討，而在探討時再針對故事的源起—即《史記》與《西京雜記》補充

¹⁵ 施之勉：〈司馬相如卓文君〉，《大陸雜誌》第75卷第5期，頁48，1987年。

¹⁶ 簡宗梧：〈美人賦辯證〉，《大陸雜誌》，第46卷第1期，頁49-52，1973年。

¹⁷ 簡宗梧：〈長門賦辯證〉，《大陸雜誌》，第46卷第2期，頁115-118，1973年。

¹⁸ 古苔光：〈西京雜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中外文學第11期，頁102-118，1974年。

¹⁹ 古苔光：〈西京雜記的研究〉，《淡江學報》第15期，頁13-55，1977年。

²⁰ 東方明：〈司馬相如一曲琴挑〉，《春秋雜誌》，第24卷第二期，頁51-53，1975年。

²¹ 毛一波：〈文為世矩的司馬相如〉，《四川文獻》，第157期，頁65-71，1975年。

²² 唐允：〈司馬相如的故事〉，《自由青年》，第23期第2卷，頁10-11，1960年。

論述，而其他期刊論文也寥寥無幾，對於連接文本與戲曲之間的唐宋詩詞部分幾無論著，使文君相如在中國文學中角色呈現之意義出現斷層，若能將唐宋詩詞中文君相如的形象作一探究，對兩人在歷代文學中角色之呈現將更加完整。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步驟

中國詩歌的發展經歷朝在內容及形式上不斷地力求進步，自《詩經》、《楚辭》以下迄於唐代，可以說是詩歌發展的極盛時期。漢、唐是中國二個文明的代表朝代，喜探討歷史遺跡的唐人，為漢人寫下無數詩篇。唐人以「以漢喻唐」的傳統，亦使詩篇有著時代意義。唐人寫漢代人物，有自比身世、比喻時代、有出言諷刺，皆傳達出不同的主題意義。關於卓文君生平，史載並不多，以她與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而兩人故事，也成了唐人自比身世或「以漢喻唐」的題材。

在研究的範圍部分，由於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宋代以前以詩歌為體裁的文君相如故事，故以歷史為經，以詩歌為緯，蒐集漢魏六朝至唐代詩歌中與文君相關資料，另外再佐以漢魏史料，以及漢魏六朝中其他文學論著，目的在對相如文君故事的原型有更充分的了解，而對唐代詩歌中文君相如

的研究更是本文重心。《史記》中，對文君的著墨僅僅是在司馬相如傳中附帶一提而已；《西京雜記》則對文君的外貌與文采及兩人婚後相處有較多的敘述，而且這部分情節的增益，更成爲後世對文君相如故事最喜歡著墨之處。從全唐詩中，我們可以查到許多有關文君相如的詩詞，有的寫文君之美；有寫文君當壚的瀟灑風情；有的寫相如的文采或讚揚其文學貢獻，有的則藉文君相如愛情故事典故抒己懷。唐代之後也有不少文人、女性歌詠，甚至小說及雜劇戲曲也都曾以此爲藍本，當然免不了多加穿鑿附會一番，但也正可讓我們從其中差異比較出不同時代與不同社會背景對此一故事的想法。

再來，取材範圍是以漢代史傳爲主，例如《史記》、《漢書》、《漢魏叢書》等，再輔以地方志或雜記如《華陽國志》、《西京雜記》，其目的在藉由探討漢代史傳的記載，使文君相如的故事原型能夠更貼近史實；再藉地方志的敘述，進一步了解主人翁的生活，與對其生活或居住地的影響及貢獻；而雜記則豐富了故事，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此一故事的想法。而由於許多史傳又因版本不同使內容有所出入，因此，除了據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的《史記》、據明萬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的《漢魏叢書》、文津閣欽定四庫全書所載的《西京雜記》，又擴大蒐集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二十五史》百衲本、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的《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景印文淵閣四庫的《前漢紀》、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的《西京雜記六卷》等相互參照，以明資料的完整性及真實性。

而唐人詩作部分，由於是本論文重點，筆者先以清聖祖御製之《全唐

詩》為工具書，輔以網路搜尋唐詩中與文君相如相關之關鍵字之方法蒐集研究資料，另外再參考唐代詩人詩作箋注擴大搜集範圍，使研究資料更加完整。

而近現代專著部分並不多，讓筆者一度懷疑是否將面臨資料不足而無法著手撰寫的命運，這些專著資料的收集，偏重在女性文學及女性地位的探討部分，其中陳東原先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譚正璧先生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康正果先生的《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以及張明葉先生所著《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開拓了筆者對中國古代女性的生活及婚姻的興趣及視野。另外則是一些司馬相如或卓文君的專著，例如韓雷、于清一著的《風流秀女卓文君》²³，以小說的方式呈現文君與相如居住之地及兩人愛情故事；蹤凡編的《司馬相如資料彙編》²⁴則蒐羅了豐富的歷代與文君相如有關的史料及作品。而期刊論文部份的資料較想像的多，尤其是論文部份，文君的題材也有人涉獵，不過多偏重在戲曲部份，透過這些論文的參考資料，便能找到更多相關的內容。

期刊部分，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以南曲作品為主，「攷察相如、文君劇之細節及作品化之傾向性。此外，總結各個作品的特點，順便言及才子佳人劇的特徵。」²⁵方瑜〈接受、反應、詮釋：試說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三首詩〉藉「接受、反應、詮釋」的原理分析，了藉杜甫、李賀、李商隱三位唐代詩人，在處理這件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本文」上的差異，以及齊曉楓的〈相如文君故事意蘊析論〉，藉由文君相如故事

²³ 韓雷、于清一：《風流秀女卓文君》，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年。

²⁴ 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²⁵ 《漢學研究－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第6卷第1期，民國77年6月，頁531。

情節析論其意蘊，這三篇都提供了筆者許多重要參考資料。

史料的收集歸納後，再從漢至唐代詩歌中蒐集與文君相如相關的題材加以分析探究。由於本論文研究之範圍橫跨漢、唐兩朝詩歌，數量眾多。故本論文採統計與量表，統計漢唐詩歌中與文君相如相關的詩作，以呈現此題材在漢唐詩歌中被引用的普遍性，再根據這些詩作分門別類，以此分析引用的多元面相，希望藉著「量」的呈現，客觀又具體地表達出文君相如角色之呈現。

詩歌方面，除了以《全唐詩》為研究唐詩的版本，逐次蒐集與文君相關詩作外，也透過郭茂倩的《樂府詩集》蒐集漢唐相關詩作。然由於《全唐詩》之詩作數量龐大，為求資料完整性，本論文除在文本上逐一檢閱詩作之外，亦運用了網路資源，如陳郁夫主編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之全唐詩系統、蕭堯「藝文」網界等。作為輔助研究唐人詩作之用。最後，再撰成研究論文。

第二章 人物溯源－漢魏史傳與《西京雜記》 中的卓文君與司馬相如

本文主在探討漢至唐代體裁爲詩、題材爲文君與相如的作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可說是文君相如故事的原型，但對卓文君的著墨其實並不多，而《漢書》內容與《史記》相去不遠，只有幾字的增減；《前漢紀》²⁶雖是刪略《漢書》而成，但對司馬相如生平的敘述，仍與《漢書》不完全相同；倒是《西京雜記》對文君的外貌與文采有較多的敘述，對兩人婚後也有著墨。從這些史料及小說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文君相如故事最原始的梗概，甚至還可以從它們對此故事敘述的差異中，了解到作者所處時代背景，以及作者的主觀感受、讀者的不同解讀對作品的影響。

爲深入探究歷代詩作中對文君相如題材的敘述，就必須從故事的原典開始瞭解。故本章節主要在從《史記》及其它漢史傳、《西京雜記》中，對文君相如的故事作一深入的探討及比較，以對本故事有完整的了解，並爲之後探討唐代詩作作一奠基。

²⁶ 見東漢荀悅：《前漢紀》，《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3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203。建安三年（西元198年），荀悅奉漢獻帝之命，按《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歷時二年而成書。

第一節 漢魏史傳中的文君相如故事

一、文君相如故事原型－《史記》作者及概述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年），卒年不詳。父親司馬談作太史令時，舉家遷至茂陵（今陝西興平縣），父親死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著手編寫史記，後因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被處腐刑，武帝太史元年（西元前96年）被赦出獄，作中書令，死因及年代由於文獻缺乏相關記載已不可考²⁷。

據司馬遷自序²⁸，《史記》共一百三十篇，與今本史記篇數相符，他在武帝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寫給任少卿的信裡開列了全書的篇數²⁹，並表達因尚未完成卻遭辱刑，為完成《史記》而忍辱負重的心境。另外，漢書

²⁷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117，台北：藝文印書館，頁1251。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也。」對於司馬遷的死，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1916年，王國維將司馬遷生卒年作為學術問題進行考證，以為卒年「絕不可考……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

²⁸ 見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史記》卷130，台北：藝文印書館，頁3285。

²⁹ 見梁蕭統：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41，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3年，頁579。「僕竊不遜...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

司馬遷傳中卻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³⁰，可見司馬遷編寫史記，只能說基本上完成，而其中若干篇，或者尚未寫定，也或許是完稿但已散失，總之，《史記》在很早以前便不完整³¹，其後又因傳抄使版本更加多元，使《史記》在流傳過程中增加了不少訛誤，於是，找出現存最「忠於原味」的史記，便成了論述本篇所遇到的第一道難題了。而本文在蒐集整理後發現，《史記》因版本不同所產生的訛誤對本論文並無影響，故以1995年藝文印書館印行、據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的《史記》版本為主，再輔以其他版本相互參照³²，使內容更接近原著。

二、《史記》對文君相如的描述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對司馬相如有大篇幅的介紹，之所以篇幅大，是因為卷中以司馬相如最經典的幾篇文賦，包括〈上林賦〉、〈喻巴蜀父老檄〉、〈言通西南夷書〉、〈諫勸疏〉、〈哀秦二世賦〉、〈大人賦〉、〈言封禪書〉等七篇³³，將司馬相如生平作一串連，實際上對司馬相如生平記載並不多，對卓文君的敘述就更少了。

³⁰ 漢班固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漢書》卷 62，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24。「惟漢繼五帝末流...第七十，遷之自敘雲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³¹ 見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8。提到「據不完全調查，漢代抄本僅存《淳于髡傳》三十一字（見於羅振玉 1914 年影印的《流沙墜簡》），六朝抄本僅存《史記集解張丞相列傳》、《史記集解酈生陸賈列傳》兩卷殘本。唐代殘本雖稍具規模，也只有九卷傳世。...」。

³² 其他版本如：《二十五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史記三家註》，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民國 79 年；還有《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³³ 見明凌稚隆輯評，楊慎注解：〈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評林》卷 11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587。吳齊賢：「長卿賦才，一代巨麗，所云綦組宮商，包括總覽，夫豈易及，史公偏出一頭地，成此大篇，將其三賦一疏一檄兩書，網羅組織，驅遣運旋，真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不芥蒂者也，則長卿又在史公囿中矣。」

以下先對全文作一概述，其中有關相如文君生平的敘述為本文討論重點，故將其完整列出，至於文賦內容因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僅以篇名註明，或視討論需要將內容作一概述。全文內容如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³⁴

首段對司馬相如的早年作一概述，知他少時喜好讀書，也學擊劍，相如非其本名，是因慕藺相如為人而改名。也曾擔任過武騎常侍，可惜並非所好，之後是因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於是客居梁國，在這段時間作了〈子虛賦〉，直到梁王死後他才返家。由此可知，相如喜歡文學勝於武術，所謂志同道合的好友指的都是那些有雄辯之才的說士，可見相如喜歡文辯之學。相如返家後，因家境貧寒，於是平日與他交情很好的臨邛縣令便邀請他前來作客：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

³⁴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1995 年，頁 1229。

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³⁵

這段主要是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夜亡奔相如，後又因貧文君當鑪賣酒、卓王孫引以為恥而分與錢財，兩人遂成富人的敘述。這是故事的前半部，也是全文重心，後人對文君相如愛情故事的了解便是由此而來。但我們僅能從文中看到對文君簡單的敘述。文中提及文君「新寡，好音」，因為好音，所以能對弄琴的相如「心悅而好之」，也因為她擅音律，故當相如「以

³⁵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1995 年，頁 1229。

琴心挑之」，終於贏得佳人芳心³⁶。加上相如重賜文君侍者，文君終於「夜亡奔相如」，與相如回到成都。但之後卻因家徒四壁，兩人又回到文君故鄉臨邛當鑪賣酒，讓卓王孫引以為恥，於是王孫「不得已」，只好分與文君錢財百萬，相如與文君也因此成為富人。

這段故事之所以成為全文重點，是因為情節緊湊，內容轉折起伏，其中文君「新寡，好音」的敘述，成為後人描述文君外貌與才華的靈感來源，而「琴挑」、「夜奔」更是戲曲劇作愛用的題材；兩人當鑪賣酒，讓卓王孫引以為恥，「不得已」只好分與文君錢財百萬，使兩人致富一段，更成為此一故事增添更多製造衝突引人入勝情節不可或缺的靈感。

之後，蜀人楊得意向武帝推薦司馬相如，相如上奏〈上林賦〉以為諷諫，使天子大悅，以相如為郎。數歲後又派相如出使西南，責備唐蒙略通西南夷時的不當措施，相如故而作了〈喻巴蜀父老檄〉、〈言通西南夷書〉等，獲得君王賞識，拜為中郎將，相如至此飛黃騰達，更讓蜀人深感光榮：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

相如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及屬下都到郊外迎接，卓王孫及臨邛的父老

³⁶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1229。索隱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託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

們都憑藉關係到門下獻上牛酒以結好，王孫甚至感嘆把女兒嫁給相如的時間太晚，並分給女兒很多財產，和兒子的相同。後來有人上書說相如出使時接受賄賂，相如因而被免職。不過一年多後，復召為郎，但一直因病所苦：

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³⁷

口吃與消渴症是相如深以為苦的兩大疾病，而著書及善於理財則是他的專長。他作官，從不肯與公卿大臣們一起討論國家大事，閒居在家，不仰慕官爵。關於這點，也成了後人爭論的焦點。有的認為這是司馬相如不慕官爵的表現，有的則以在其位謀其事的觀點來批判相如，認為他並未盡到政治人物應有的本分。

相如因經常跟隨天子至長楊宮打獵，於是作了〈諫勸疏〉以為諷諫，之後又作了〈哀二世賦〉及〈大人賦〉。而後相如因病免，家居茂陵，最後終於茂陵，死前並作〈言封禪賦〉為遺書：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

³⁷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1245。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³⁸

相如因病免官後，住在茂陵，天子派所忠前去取書，但僅取得言封禪一事的遺書。在這段文字中，我們終於看見文君以第一人稱的姿態出現，在使者前來求書時，她作了一段回答，讓我們在最前段對文君好音、新寡、當壚賣酒的敘述之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這段話，展現了冷靜、條理分明以及不卑不亢的態度，她的落落大方，不畏強權的反應不僅證明了她機智的一面，更可見其堅持及勇氣。

相如死後五年，天子才祭祀后土神，八年，就先敬中岳之神，再到泰山行封禮，到梁父山下的肅然山行禪禮。列傳到此結束，最後是一段太史公的評論：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³⁹

太史公引《春秋》、《易經》、大雅》、《小雅》為例，認為言辭的外在表現雖不同，但在道德上的教化卻是一樣的，而司馬相如的言辭雖多有虛

³⁸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1248。

³⁹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頁 1251。

假和誇張，但主旨仍歸於節儉，與《詩經》的諷諫道理相同。雖然揚雄認為司馬相如華麗的詞賦，就像盡情演奏鄭衛之音，曲終才奏點雅樂，鼓勵奢侈的言辭多於勸諫節儉的言辭，減低了他諷諫的價值。不過考證兩人生存年代，我們可以確信揚雄所言部分為後人所增⁴⁰，並非太史公引揚雄所言。從太史公對司馬相如的贊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揚雄所述一段外，太史公對相如及文君的評價是正面的。

三、其他史傳中文君相如的描述

除了《史記》，漢代也有其他史傳提及文君相如的，我們可從這些資料探究文君在這段期間被塑造的形象。對相如文君故事的原典引用，大多引自《史記》及《漢書》，這是因為兩書中的〈司馬相如列傳〉內容幾乎完全相同，而其中最大不同處在末段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贊中有一段話：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揚雄出生晚於司馬遷，所以司馬遷（太史公）並不可能在贊中提到揚雄，一般皆認為此段話為班固所增⁴¹，是後人在刻印時不慎誤植。可見班固認為賦因為體裁需大量運用類推技巧鋪陳，易給人華麗奢侈之感，所以並不適合用來諷諫。他對賦的看法在《漢書·揚雄傳》⁴²中進一步得到證實：

⁴⁰ 見明凌稚隆輯評，楊慎注解：〈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評林》卷 11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639。周密曰：「司馬相如傳贊，乃班固所自為...，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為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

⁴¹ 見明凌稚隆輯評，楊慎注解：〈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評林》卷 117，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639。余有丁曰：「揚雄以為至不已虧乎係漢贊語後人混入於此，按揚雄後於子長，其為班史所增無疑。」

⁴² 見東漢班固：〈揚雄傳第五十七〉，《漢書》卷 87，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575。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於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所以最後揚雄也因認為賦雖能諷諫，但卻也有閎侈鉅衍之弊，於是輟不復為。

由此可見，班固並不認為司馬相如作賦意在諷諫，我們可以在《漢書》其他卷中找出其他資料佐證，例如：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⁴³；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⁴⁴……《漢書·藝文志》

關於荀卿作賦的記載，在《荀子》⁴⁵一書中，收錄了三十二篇作品，其中第二十六篇〈賦〉中，收錄了《禮》、《知（智）》、《雲》、《蠶》、《箴（針）》等五篇短賦。這五篇賦運用鋪陳的形式，採取假物寓意的手法，抒寫了荀子重視禮、智的政治主張和遵賢重道的倫理追求，批判了動亂黑暗的社

⁴³ 見蔡靖泉：《楚文學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465。其中提到：「……現存相傳為宋玉的作品，《楚辭章句》中收有《九辯》、《招魂》，《文選》中收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古文苑》中收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和《舞賦》……」但這些作品的真偽仍有爭議。

⁴⁴ 見東漢班固：〈藝文志〉，《漢書》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56。

⁴⁵ 見戰國荀況著：《荀子》，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

會，表達了渴望天下太平的願望，所以班固認為荀子、屈原的賦有古詩之義，而枚乘（作《七發》）、司馬相如及揚雄的賦則過於侈麗，失去了諷喻之義。另外，他也對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持負面看法：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⁴⁶

他在〈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中認為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根本無心政治，藉口生病逃避事情，東方朔枚皋議論隨順，像樹木沒有根底一樣不能堅持公正，皇上似乎把他們當作說唱藝人蓄養起來。似乎在班固看來，相如只是個善於用文字奉承皇上而受寵之人，並無其他的政治作為，甚至連受皇上喜愛的文才也無文學價值。

除了《史記》、《漢書》外，荀悅的《前漢紀》對文君相如也有頗完整的記載：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邛。卓王孫恥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為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

⁴⁶ 見東漢班固：〈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漢書》卷 6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24。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⁴⁷

對於文君的姓名，《史記》、《漢書》僅說「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所以後人便以為文君是其本名，而《前漢紀》則說「王孫寡女字文君」，荀悅認為文君是其字而非本名，但其本名為何，荀悅並未做交代。根據荀悅生存的年代（西元148-209），與司馬遷（約西元前145-8？）及司馬相如（約西元前179-127）相距約三百年，此一說法還是很具有可信度的。而對於相如寫了〈子虛〉、〈上林〉等賦，他也認為「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與太史公所言「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見何異？」的看法相同，並未引入揚雄認為「其賦靡麗，勸百風一」一段話，這亦可為太史公並未引揚雄之言做一佐證。

至於封禪一事，班固認為相如未受重用，卻仍在死前言封禪事，頌述天子功德，是至死獻諛的行為，但在《三國志·蜀書八》中，秦宓⁴⁸則認為「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樸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⁴⁹認為蜀地因為相如，文學得與齊、魯相比，且相如封禪制禮，有移風易俗教化之功，應立祠堂以宣揚其功績，對相如給予肯定。

⁴⁷ 見東漢荀悅：《前漢紀》卷10，本文所引版本為《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03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294。

⁴⁸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嘗以「天論」維護蜀國文人的尊嚴，深受諸葛亮器重。

⁴⁹ 晉陳壽撰：〈蜀書八〉，《三國志》卷38，台北：宏業書局，1973年，頁973。

另外，《三國志·蜀書十一》也記載諸葛亮在劉備逝後，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孫權請張裔⁵⁰，孫權見張裔後，問張裔：「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⁵¹由此可見吳國孫權也熟悉蜀地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故事，故以兩人故事故意試探張裔，說卓文君身為寡婦卻與人私奔，這就是蜀地的人文風土嗎？孫權的一番話，看似在貶抑卓文君，其目的是在貶抑蜀地。這一番話目的在試探張裔，並不能證明孫權對卓文君真有貶抑之意，而張裔亦深知這點，故只輕描淡寫說他認為卓文君至少賢於那位因輕視自己丈夫而求去，最後因朱買臣功成名就想再回頭，卻被朱買臣拒絕羞愧自縊而死的妻子。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在他們看來，雖不是值得歌頌的豐功偉業，但至少還不受強烈的道德批判。

常景⁵²則在《魏書·常景傳》中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⁵³認為相如是個有文才而性格率直，不趨炎附勢也不自視清高之人，「直致不群性」、「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為相如性格作了中肯而精闢的評論。

由此可知，漢代除了《史記》以外的其他史傳，也有文君相如的記載。我們可以從這些記載中發現，班固、揚雄等都認為司馬相如的賦過於華

⁵⁰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

⁵¹ 晉陳壽撰：〈蜀書十一〉，《三國志》卷 41，台北：宏業書局，1973 年，頁 1012。

⁵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北齊人。

⁵³ 見北齊魏收：〈列傳第七十二〉，《魏書》卷 8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800。

麗，失去諷諫的意義。班固甚至批評相如無心政治、稱疾避事、至死獻諛。而魏收則認為相如有才學，性格率直。另外，對於文君的記載及評論仍然很少，僅有對其本名是否為文君有不同的記載而已。

第二節 《西京雜記》中的文君相如故事呈現意義

一、《西京雜記》作者及概述

《西京雜記》是一本中國古小說集，也被公認是一部問題層出的偽書，光是作者為誰，就有劉歆、葛洪、吳均、蕭贲等不同說法；其史志著錄流傳版本及卷數問題，也是歷來學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但都無一定論。學者古苔光在〈西京雜記的研究〉⁵⁴一文中，針對《西京雜記》作者為誰詳細歸納了五個論點，茲分別概述如下：

1. 西漢劉歆作

《西京雜記》卷首葛洪題辭曰：

洪世家有鐫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

⁵⁴ 載於《淡江學報》第15期，頁13-55，1977年9月。

卷數。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只雜記而已…。試以此記考校班固之作，殆是全取鑄書，有小異同耳。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根據這段題辭，《西京雜記》的文字都是出於劉歆之手。但宋人陳振孫、清人余嘉錫皆以漢書載文帝以代王即位，而此書乃云文帝為太子之謬誤來印證非劉歆所作，近人洪業也以兩漢及晉的輿服制異同，點出何以劉歆能預見東漢及西晉的輿服制度來證明《西京雜記》是部偽書，並非劉歆所作。

2. 晉葛洪作

唐代學者多認為《西京雜記》是葛洪所作，持此論的有張柬之、劉知幾、徐堅、張彥遠等，他們皆在著作中引用或直接指明其為葛洪所作，近人魯迅、李曰剛也都如此認定。勞榘則從《西京雜記》中涉及的地理方位及朝章制度有所謬誤反駁此說。

3. 劉歆作，葛洪錄

主張《西京雜記》是劉歆作，葛洪錄的有兩位，一為董作賓，一為譚正璧。董作賓雖也提出理由證明，但古苔光先生卻認為理由過於薄弱，兩人的論點也有偏頗之處。

4. 梁吳均作

首先提出這個說法的是段成式，他在《酉陽雜俎·語資》裡說道：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55

南宋的王應麟也據此認定為吳均之作，託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而成，他在《困學紀聞·考史》卷十二云：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⁵⁶

另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稱《西京雜記》為吳均撰，但未說明據何理由。而古苔光先生則認為這些認為是出自吳均手筆的各家所持的理由，追究根源，係出於庾信說的那句話，其實並非吳均所作。

5. 梁蕭賁依託之作

由於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十二所提的那段話，使《西京雜記》作者為誰又多了個可疑人物，清人梁玉繩及勞榘也據此論認為出自蕭賁，但均被洪葉先生一一加以申辯，認為即使蕭賁著有六十卷《西京雜記》，也絕不是今所見六卷之《西京雜記》。

⁵⁵ 見唐段成式：〈語資〉，《酉陽雜俎》卷 12，《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 27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64。

⁵⁶ 見南宋王應麟：〈考史〉，《困學紀聞》卷 12，《四部叢刊續編子部》第 25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 12517。

最後，古苔光先生以上述五點析論，作出《西京雜記》為葛洪雜鈔舊文託名劉歆之作為總結，而本文則收集了《漢魏叢書》⁵⁷、《四部叢刊初編》子部⁵⁸及《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等三種版本相互參照，其中《漢魏叢書》及《四部叢刊初編》皆認為作者是晉朝的葛洪，而《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則題為梁吳均撰，版本皆為六卷。而筆者認為《西京雜記》應是葛洪託名劉歆所作。此外，本文重點在探討《西京雜記》中對文君相如故事的敘述，以及這些敘述對後世文學探討相如文君故事的影響，並非作者及版本問題，故對作者及版本僅作上述簡單說明。

《西京雜記》所記多為西漢遺聞軼事，上有帝王后妃的軼聞，下至吏民小卒的瑣事，內容豐富，無所不包。其內容或有合於正史記載者，或有些微出入者，也更有與正史大相逕庭者，卻廣為後世的文人學士取材，雖有人認為怪誕不經，但仍不影響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及意義。因為文學與真實之間，原本就存在著距離，即使是史書，也是截取某一部份的歷史而成。在雜記的跋中，作者也表達了「裨漢書之闕」的意圖⁵⁹，由此觀之，《西京雜記》的內容仍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二、《西京雜記》對文君相如的描述

⁵⁷ 見明程榮纂輯：《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共收書三十八種，大部分為漢魏時期的著作，據說輯自明代何鏞，然未見實物流傳，其真實性不得而知，現傳最早版本為明萬曆年間新安程榮所編輯。

⁵⁸ 《四部叢刊》分為初編、續編、三編。每編內皆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正續三編，總計收書477種，3134冊。

⁵⁹ 見晉葛洪：《西京雜記》，收於《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頁313。〈西京雜記跋〉：「...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爾。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對於文君相如的故事，《史記》的敘述可說是最原始的版本，而這樣的故事原型，在《西京雜記》中，有了初步的增益。

在《西京雜記》第二、三卷中，分別收錄了二則文君相如的故事，且與《史記》有很大不同。由於篇幅不多，故將原文錄於下：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⁶⁰，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⁶¹，傳於世。⁶²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63

此二段雖僅兩百餘字，但對文君外貌、性格及才華的描寫卻比《史記》

⁶⁰ 見成林，程章燦譯注：《西京雜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9。〈美人賦〉：此賦今存，見《古文苑》、《藝文類聚》卷17、《初學記》卷19。《西京雜記》認為做此賦意在自我諷刺，《古文苑》似與全賦主旨不合，恐未足信。

⁶¹ 按卓文君寫的這篇誄今已失傳。據明梅鼎祚：《西漢文紀》卷22，《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35冊》輯有卓文君〈司馬相如誄〉，嚴可均考辨其為偽作，係出後人依託。

⁶² 見晉葛洪：《西京雜記》卷2，頁57。

⁶³ 見晉葛洪：《西京雜記》卷3，頁115。

豐富許多，我們可針對這三部分作一分析：

1. 外貌描寫生動

《史記》對文君外貌並無著述，但《西京雜記》卻對其容貌有了生動的描述，說文君：

…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相如死渴〉

64

對外貌的形容，不僅是概略的形容其貌美，甚至還描繪到眉色、臉型及膚色、膚質，這樣的形容，雖只有短短的三句，但在《西京雜記》中已算是最多也最豐富的了。在《西京雜記》全文中，描寫到女性容貌或氣質體態的僅三篇，除了本篇，另兩篇分別是〈寵擅後宮〉，描寫趙飛燕姐妹的容貌體態：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由工笑語，二人并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寵擅後宮。

其中與面貌有關的僅「二人并色如紅玉」，以紅玉形容兩人姿色；另一篇是〈畫工棄市〉⁶⁵，寫昭君出塞的一段內情，其中描述到昭君的部分為：

⁶⁴ 原著並無題名，乃後人加註，本文題名係參考地球出版社出版之《中國名著大觀---西京雜記》，葛洪編纂，成林、程章燦譯注，民國 83 年。以下〈白頭吟〉及註 29、30、40-43 之題名亦參考後人加註。

⁶⁵ 見晉葛洪：《西京雜記》卷 32，頁 44。

…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

形容昭君對答得體，風度閒靜優雅，但對外貌亦無具體敘述。而在本篇中，卻細膩的寫到了文君的眉色臉型，這是很獨特的。我們先從這三句的形容將文君的容貌勾勒出來：似朦朧的遠山，淺淺淡淡，雖有稜卻無角的雙眉；如出水芙蓉一般的面貌，近看後，則更見肌膚的柔嫩無瑕。從眉型到臉型，接著是膚色、膚質，由局部到整體，層層漸進，而且用詞新穎。作者不寫文君的眼、鼻、嘴，單從眉下筆，因為眉，是紫氣所在，從眉毛便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及情感變化。《詩經》中已有「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對眉毛的形容。漢代以長眉為美⁶⁶，畫眉的風氣約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屈原在《楚辭·大招》中記：「粉白黛黑，施芳澤只。」⁶⁷黛，是青黑色的植物，是一種畫眉原料，也叫靛花。使用時，由於手勁兒的不同就有濃淡之別，顏色從藍轉青，由碧到翠有著豐富的變化。眉如遠山，想來一定是淡淡的眉色，似淡遠的遠山彎彎長長的青色，有線條卻不鋒利，給人一種秀麗之感。

至於芙蓉，是荷花的別稱，「臉際常若芙蓉」則形容女子如荷花一般清新脫俗，且氣質高雅。唐代詩人白居易就曾在《長恨歌》中用「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⁶⁸來形容中國四大美女之一楊玉環。而「出水芙蓉」一詞則直到今天都還被人們用來形容國色天香、傾國傾城的絕代

⁶⁶ 見劉悅：《女性化妝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2-10。

⁶⁷ 見戰國屈原著，馬茂元主編：《楚辭》，〈大招〉，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49：「…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以粉敷面助其白，以黛畫眉增其黑，用來比喻美人。

⁶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435，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4816。

佳人。

《詩經·碩人》篇中有一段形容女性的經典：「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⁶⁹成爲後世美人條件的標準，而其中「手如柔荑，膚如凝脂」是指手指白嫩像初生的嫩芽，皮膚溫潤如油脂般光滑柔白。細、柔、白、嫩的肌膚一直是中國人品評美女的標準之一，從淡淡的眉色、彎彎的眉型、清新脫俗的面貌及細白柔嫩的肌膚的形容，一種典雅的美人形象逐漸浮現，而這就是《西京雜記》中對文君的形容。

2. 性格刻劃深入

除了面貌，文君新寡的年齡及個性，《西京雜記》也作了進一步的交代。〈相如死渴〉一段是從文君婚後對於貧困所發出的哀嘆寫起：「…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從《史記》敘述的「文君久之不樂」到《西京雜記》的「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不僅把文君情緒轉變的時間縮短，更用「抱頸而泣」描繪出文君面對貧困的心情及表情，甚至還說出「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的話，似乎隱隱透露出不滿的情緒。接著還「相與謀」，化被動爲主動，與相如商量賣酒一事，甚至清楚點出賣酒的目的，不只是爲餬口，更是爲「以恥王孫」，讓王孫感到恥辱，進而把錢財分與兩人，把兩人的性格描寫得更爲鮮明。不過，對於兩人賣酒之處，兩書敘述有異，《史記》言臨邛，《西京雜記》則說是成都，本文則認爲，既然是爲讓卓王孫引以爲恥，

⁶⁹ 見吳樹平等點校：《詩經·碩人》，《十三經》（全文標點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244。

賣酒之處應是以文君故鄉臨邛較為恰當。

另外，《史記》只點出文君新寡的身分，但《西京雜記》則進一步寫出了年齡，說文君「十七而寡」，且「為人放誕風流」，甚至因為她的美貌、放誕、及風流，讓相如無法自制，因悅其色而引發痼疾。這樣的敘述，似乎把文君描述成了一個風流寡婦，對於相如的死，更是解釋為相如好文君之色，使消渴疾復發而死。「放誕風流」一詞，讓後人對文君的為人及性格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間。

3. 才華展現多元

除了〈白頭吟〉，文君在相如死後為其作誄⁷⁰，則是再次說明了文君不僅好音，更有文采的一面。對於文君的才華，司馬遷僅寫了「好音」，但對其文采並未提及半字，直到《西京雜記》才增添了為相如做誄及〈白頭吟〉兩事，不過也未寫出誄及詩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見於後世作品，且均未考證確為文君所作，但我們還是可以這樣推論：從「好音」到做誄及〈白頭吟〉傳世，還有對其外貌的描寫，文君已經逐漸被塑造成才貌雙全的形象了。

從新寡之時，不顧世俗道德，夜奔相如的堅韌勇敢；貧窮之時，捨得

⁷⁰ 見明梅鼎祚編：《西漢文紀》卷 22，《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640。《西京雜記》中並未錄此誄。內容：「嗟嗟夫子兮擅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為妃兮不恥當鑪。平生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知，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淒側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放下身段，不懼憂讒畏譏，當壚賣酒的瀟灑；夫有二心，主動前來決絕的果斷，《西京雜記》中短短的兩篇文章，把相如文君的故事作了更加完整也更加生動的貫串。除了〈相如死渴〉、〈白頭吟〉兩篇，《西京雜記》中還有四篇與司馬相如有關的題材，分別是〈百日成賦〉⁷¹、〈長卿賦有天才〉⁷²、〈賦假相如〉⁷³、〈大人賦〉⁷⁴，但都在描寫相如的文采，並無提及文君。

三、《西京雜記》中文君相如故事對後世的影響

學者方瑜在探討唐代文人在創作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詩，其對本文的接受反應及詮釋時，將《史記》及《西京雜記》都列為第一類本文，但因《西京雜記》與《史記》內容有很大不同，故本論文據此概念作引申，不同的是改將《史記》視為第一類本文，《西京雜記》為第二類本文。當代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者羅蘭·巴特認為「最卓特的本文乃是無限的機會，可以淋漓盡致、自由自在的活動期間。」⁷⁵而且「文學事件只在讀者依然尾隨其後，或一再對它有所反映時，才能不斷發揮其影響。也許有讀者將前人之作據為己有，或作者有意模擬、超越或反駁前人之作。」⁷⁶就此而論，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應該是蘊含豐富，可做多重反映的「本文」，而且自唐宋以還，也一直有不同的「讀者」尾隨其後，因此而能「不斷發揮其影響」。

⁷¹ 〈百日成賦〉，《西京雜記》卷 44，頁 65。

⁷² 〈長卿賦有天才〉，《西京雜記》卷 82，頁 112。

⁷³ 〈賦假相如〉，《西京雜記》卷 83，頁 113。

⁷⁴ 〈大人賦〉，《西京雜記》卷 84，頁 114。

⁷⁵ 拉比諾維茲 (Peter J. Rabinowitz) 《無盡的迴旋：讀者取向的批評》，收於《當代文學理論》(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張雙英、黃景進等譯 (合森文化，頁 141)，本段節錄自期刊內容。

⁷⁶ 同上，頁 151 引 Hans-Robert Jauss Toward Aesthetic of Reception 頁 20-22。

《西京雜記》中有許多對文君與相如的敘述是《史記》看不到的：首先，我們可以發現文君已經反客為主，從《史記》中以司馬相如為主的敘述，到了《西京雜記》則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通篇皆以文君為主角，包括與相如相謀賣酒、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相如悅其色而引發痼疾、為相如作誄等，都是從文君的角度出發，甚至是由文君居主導地位。

再來，《西京雜記》對文君才貌的敘述更加豐富生動了，《史記》對文君的面貌並無描述，但《西京雜記》卻稱「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對文君的面貌有了栩栩如生的形容，甚至連年齡都作了清楚的交代。另外，我們還能從《史記》記載的文君好音，及《西京雜記》中提到的文君為相如作誄、作〈白頭吟〉自絕，可以知道她不僅精通音律，也有文采，可謂才貌雙全。

除了對外貌的具體的描述，對文君的性格也有鮮明的描寫，《西京雜記》形容其「放誕風流」，「放誕」一詞有縱放不羈之意，「風流」則可指風韻、風情，⁷⁷雖然對一個女人以「放誕」與「風流」形容，似乎有些輕蔑，但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是因文君新寡，卻與相如私奔，背叛了禮教，文君的「放誕」是因為不受禮法束縛，「風流」是因悅長卿之才，所以「為人放誕風流」不是輕浮好色，而是多了些瀟灑之氣。除了這四字，書中再也沒有對文君有負面之敘述。也因為這樣的詮釋，後人對文君有了更多面向的了解，除了認為她是個才貌兼備的女子，還知其性格也不同于一般人對女性要求的恬靜柔順。

⁷⁷ 本注釋參考《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1338、3406。

文君對愛情看法的獨特，不僅表現在婚姻的自主性上，對夫妻關係也有不同於傳統女性的處理態度。面對丈夫的二心，文君並未選擇妥協，而是主動與丈夫決絕。《西京雜記》二十餘字記載了這段兩人婚姻的插曲，為何說是插曲？因為雖然相如有二心，最後卻仍未納妾，也因為未有納妾一事，我們才能為《史記》及其他作品中都未見此一敘述作合理的解釋。《史記》未有相如另娶的敘述，除了七篇重要作品外，對兩人生平的記載僅有兩人為愛私奔，而後相如飛黃騰達，接著便是相如死後取封禪遺書一段，對兩人婚後的相處情形並無著墨，而這段空白，恰恰給了《西京雜記》增補的機會，為兩人的愛情故事增添曲折性，也增加了可看性。令人讚嘆的是，《西京雜記》僅用了簡短的三句話，便讓文君的性格躍然紙上，尤其是對感情的執著與獨特看法，讓文君這一顛覆傳統的女性形象在歷史上獨樹一幟。

《西京雜記》在跋中展現了一種意圖，即是要彌補漢書的欠缺（「以裨漢書之闕」），正因為如此，所以兩人的私生活更清楚的被記載下來，兩人被描述得更加人性化。僅僅這兩篇敘述，已讓文君相如的故事成為經典，兩百餘字的短文，成了後世許多文人詩文創作的題材、作家編劇的靈感來源，比如「芙蓉臉」、「遠山眉」，「眉山」這些對美女外貌的描述都成了典故；「鸛鷓裘」更成為戲曲名⁷⁸，而〈白頭吟〉更成為樂府詩詞作品中常被吟詠的內容。

⁷⁸ 見元鍾嗣成：《簿鬼錄》，上海：書刊出版社，1957年，頁346。「袁令昭，吳縣人，海鶴鳴秋，聲清影淡。所著劍嘯閣傳奇五本，西樓記、金鎖記、玉符記、珍珠衫、肅霜裘。」

學者磯部祐子在〈相如、文君劇之演變〉⁷⁹時提到，「我們可以這樣考慮：這些描寫，似乎在表達一種與記載史實時稍微不同的意識，也就是一種不受所謂的士大夫之倫理觀念所束縛的意識。後世的小說家或戲曲家，對市井之民的愛憎動態感到興趣，這一點，可說是與《西京雜記》之作者觀察人類時的眼光相近。」也就是說，《西京雜記》的內容，或者是史實的增添，或者是作者任意杜撰，都透露出一種不受傳統觀念束縛的意識，這些與傳統觀念有所衝突的意識，讓作者在取材過程中能以更貼近人性的角度做選擇，大大增添了可看性。總之，透過《西京雜記》，使相如文君的故事得到更進一步的充實，也提供了後世文學更多的創作靈感。

第三節 漢魏史傳與《西京雜記》文君相如故事之呈現

若我們以《史記》作為文君相如故事敘述的「第一類本文」來看，《西京雜記》作者在創作時，以讀者的身分感受作品，「接受」了《史記》中對文君以新寡身分，竊從戶窺相如弄琴，心悅而夜亡私奔的敘述後，對「本文」作了主觀的取捨，將作品重新創作呈現出來。也就是說，《西京雜記》

⁷⁹ 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民國77年6月，頁533。

中對文君為人風流放誕的「詮釋」，是作者以閱讀原典的讀者身分所作的「反應」。

究竟這樣的反應是否貼近事實？這些原典並無敘述的內容是司馬遷有意刪減或是葛洪增添杜撰的呢？再者，無論是否貼近事實，重點在作者在陳述事件時刪減或增添的動機為何？是否也與作者想傳達的意義、身處的時代意識有關係？一個題材在不同作者、不同時代的人的創作下的差異性所呈現出的時代的文化意義又在哪？

筆者認為，一個作者在創作作品時，主觀意識強烈的引導了作品意念的呈現，雖然當作品與作者切割後另成一個獨立的個體時，其被不同時代、不同讀者閱讀後產生的意識仍有差異，但作者的主觀意識仍有重要影響。而一個作者主觀意識的建構，必定深受其時代背景所影響，諸如社會意識、文學風格變異等，劉勰曾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提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⁸⁰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由作品的呈現，探討當時的社會背景所呈現出的意義，就如上述著作，其完成的時間就不同，我們便可從中看出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例如在文君相如人物形象描寫部份，《西京雜記》便與《史記》有很大的出入，從只重視文采到對文君外貌及性格的描述，《西京雜記》都有非常獨特的見解，為何文君的形象在漢時並不突出，司馬遷也未在這部分加以著墨，但到了六朝卻給人風流放誕的印象？磯部祐子認為，「『風流放誕』一詞，或許可以解釋成為追求愛情，不受禮法、社會道德束縛的行為，而非對其個人德性的評判。」⁸¹總之，這

⁸⁰ 見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頁 816，民國 87 年。〈時序篇〉指文章的變化受到時代學風的感染，不同文體的興衰和時代有關。

⁸¹ 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77 年 6 月，頁 533。

些鮮明的人物形象描述，為文君相如故事增添了更多文學趣味性，提供了故事一再被重新塑造的靈感及題材，讓這故事隨著時代的演變，呈現了更多采多姿的文學形象。

第三章 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君與相如

除了漢代史傳及《西京雜記》，漢魏六朝時期也有其他文學作品提及文君相如的。學者蹤凡在其所編《司馬相如資料彙編》⁸²一書中彙整了豐富的司馬相如及卓文君資料，為本文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參考。此外，除了文學著作外，這時期的詩歌，也有不少是以此故事為靈感創作，以下便從文學著作與詩歌這兩部分分別探討，為此時的文君形象作更完整的彙整及分析。

第一節 文章論著中的文君與相如

漢魏六朝時期提及相如文君的其他文學作品不少，但其中大多是對司馬相如賦的論述，或是對相如人格的評論，涉及兩人愛情故事的作品較少，但因對相如人格評價部分多有論及私奔一事，故本節將分別針對兩人

⁸² 見蹤凡編：《司馬相如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8年11月。

故事及論述文君相如人格的部分作一整理，以探究當時文人對兩人私奔故事的想法，其餘單獨論及相如文學貢獻及影響部分而與本文無直接關係的作品，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一、對文君相如故事敘述

關於文君相如故事的敘述，除了《史記》及《西京雜記》，在這時期又有所增益。為使文君相如故事情節的增益有一清楚脈絡，本文先將《史記》所述的故事情節及《西京雜記》的增添部分做一整理如下：

《史記》及《西京雜記》所述的重要故事情節如下表列：

| 情節 | 內容題要 |
|----------|--|
| 相如作〈子虛賦〉 |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
| 文君新寡 |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
| 琴挑 | 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
| 私奔 |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 |
| ※典鷓鴣裘 | 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 |
| 當壚賣酒 | 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 |
| 榮歸 |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

| | |
|------------|--|
| ※納妾，作〈白頭吟〉 |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
| 受賄 | 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 |
| 歸隱 |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
| 求封禪書 |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
| ※誅夫 |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誅，傳於世。 |

上述※部分為《西京雜記》所增添之情節，內容分別是「典裘」、「納妾」、「作〈白頭吟〉」、「誅夫」等，而《華陽國志》則又增添了「題橋」情節⁸³，梁蕭統撰《文選》所錄〈長門賦〉則記載了陳皇后百金買相如賦的故事。

《華陽國志》是一部專門記述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地方歷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記載巴人地域生存背景、社會歷史與歷史人物。全書可概分為載地、載物、載史、與載人等四部分，共十二卷，作者是西晉常璩。以下便根據張世昌於 2007 年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華陽國志》研究》⁸⁴中，對其體例與卷次整理，羅列如下：

⁸³ 見晉常璩：《華陽國志》，《函海》第二函，台北：宏業出版社，頁 378。

⁸⁴ 見張世昌：《《華陽國志》研究》，《古典文獻研究叢刊》六編，第 16 冊，2008 年，頁 2。

| 卷名 | 內容概述 | 體例 |
|------------|------------------|--------------|
| 卷一：巴志 | 記載巴地史事、風俗與物產。 | 包含載史、載地與載物等例 |
| 卷二：漢中志 | 記載漢中史事、風俗與物產。 | 包含載史、載地與載物等例 |
| 卷三：蜀志 | 記載蜀地史事、風俗與物產。 | 包含載史、載地與載物等例 |
| 卷四：南中志 | 記載南中史事、風俗與物產。 | 包含載史、載地與載物等例 |
| 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 | 記載公孫述、劉焉與劉璋父子故事。 | 包含載史、載人等例 |
| 卷六：劉先主志 | 記載劉備故事。 | 包含載史、載人等例 |
| 卷七：劉後主志 | 記載劉禪故事。 | 包含載史、載人等例 |
| 卷八：大同志 | 記載蜀漢滅亡後至李雄稱帝前之事。 | 包含載史、載人等例 |
| 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 | 記載李特與李氏諸帝故事。 | 包含載史、載人等例 |
| 卷十：先賢志 | 記載自漢至晉，蜀地賢士列女故事。 | 包含載人之例 |
| 卷十一：後賢志 | 記載晉時蜀地賢士二十人故事。 | 包含載人之例 |
| 卷十二：序志 | 全書總序。 | 常璩闡發己身感想之文 |

其中卷三的〈蜀志·蜀郡州志〉記載了文君與相如的居住地，從他們曾經生活的地點與環境中，也可找尋出與其相關的事蹟，例如「題橋」的情節便是，其敘述如下：

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如下也。』⁸⁵（《華陽國志·蜀志》）

蜀郡，州治，屬縣爲成都、郫、繁、江原、臨邛、廣都，明六縣，西南兩江有七橋。城北指的是相如的故鄉成都城北有昇仙橋，有送客觀。相如在不遇時志氣不小，在即將前往長安時，於家鄉成都的昇仙橋市門上題辭誓志，展現了男兒志在功名的積極企圖心。題橋誓志是大丈夫的表現，因爲這是不陷溺於情愛，不消沉於蹇阨的精神表徵。而「橋」的意象，在連繫間阻，相如一生際遇的轉變，即在「題橋」這一動作上完成。他亟思奮進的自白，顯示出凌雲濟世的胸襟氣度，所以「題橋」情節的意義，在藉足以干雲的壯氣，供命運多舛的寒士發思古之幽情，從而蕩滌胸懷，重塑始困終亨的願望。所以這件《史記》不載的軼事，也因此大受希望發跡的文人青睞，並且成爲戲曲重要情節，後世許多以文君相如爲題材的戲曲，多添加此一情節，爲兩人故事增添更多可看性。例如明代戲曲中的無名氏《漢相如獻賦題橋》與陸濟之《題橋記》等⁸⁶。不過，這些相如文君劇中，相如題字的地方都是橋柱，與原文題字之處應是門市有所不同。

而在同卷中，另有臨邛縣的相關記載，其中也提及文君相如軼事：

臨邛縣 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文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

⁸⁵ 見晉常璩：〈蜀志〉，《華陽國志》卷三，《函海》第二函，台北：宏業出版社，頁126。

⁸⁶ 見許東方主編：《劇曲研究》，台北：信誼書局印行，民國67年，頁34。「元無名氏撰《漢相如獻賦題橋》，一作司馬相如題橋記，見《今樂攷證曲錄》，《雜劇十段錦本》。演卓文君當壚及相如昇仙橋題柱故事。宋人有相如文君。元關漢卿屈子敬均有昇仙橋相如題柱雜劇。宋元南戲文又有司馬相如題橋記見徐文長《南詞敘錄》。明陸濟之有題橋記傳奇。」

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有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王吉與之游，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⁸⁷

張世昌先生在其論文中提到：「上文中所載，是敘述臨邛縣此處，有一特異景象，即為發生自燃火的現象產生，……，此外也懂得收集井中之氣藏於竹筒備用。而上述現象…與現今對於天然氣的認知並無二異，……，而這段珍貴的文字記載，更是有學者認為，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氣的一段記載。」⁸⁸張先生以臨邛縣的一段記載顯示出《華陽國志》珍貴的史料參考價值，而臨邛縣恰是卓文君的故事，因此我們也從這段記載中了解了卓王孫致富的原因，以及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軼事。

另外，卷十中亦有「長卿彬彬文為世矩」一段，也對司馬相如作了介紹：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游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悅，

⁸⁷ 見晉常璩：〈蜀志〉，《華陽國志》卷三，《函海》第二函，台北：宏業出版社，頁130。

⁸⁸ 見張世昌：《〈華陽國志〉研究》，《古典文獻研究叢刊》六編，第16冊，2008年，頁145。

以為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為漢辭宗。官至中郎將，世之作詞賦者，自揚雄之徒咸則之⁸⁹。

此段除了寫出他著名的賦作，並認為他寫賦意在諷諫，甚至稱他為「辭宗」，且未提及他受金失官之事，可見給予其文采及在文壇上的地位高度的肯定，並且未對其人格有負面看法。雖然文中全並提及卓文君，但對相如的評價卻是正面的。由於《華陽國志》是地方志，相如與文君都是蜀郡人，因此兩人也成為蜀郡的代表人物，後世許多作品，也以兩人作為蜀郡的代表。

另外，《昭明文選》所錄司馬相如〈長門賦〉前有一段序，內容為：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⁹⁰

此序最早便是見於《昭明文選》，不見於《史記》、《漢書》本傳，故賦與序均有人認為非相如所作，學者簡宗梧在〈長門賦辯證〉⁹¹一文中從賦文的押韻分析考證〈長門賦〉的作者是否為司馬相如，對相如為〈長門賦〉作者持贊同論點。至於序文，一般認為在序中居然稱「孝武皇帝」的諡號，但是相如死於漢武帝之前，加以史傳中並無陳皇后復幸之事，故多認為是偽作，不過即使真是偽作，我們仍可了解文君相如的故事題材已隨著時代越見豐富，陳皇后百金買賦及司馬相如為陳皇后寫賦，內容感動皇帝，使

⁸⁹ 見晉常璩：《華陽國志》，《函海》第二函，台北：宏業出版社，頁 378。

⁹⁰ 見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16，台北：文化圖書公司印行，1973 年，頁 211。

⁹¹ 見簡宗梧：〈長門賦辯證〉，《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 5 期，頁 115-118，民國 62 年。

皇后復幸的故事，也成了後世文人愛引用的另一典故，「長門怨」更成了深宮閨怨的的題材。而序文中，相如寫長門賦的「酬勞」黃金百金，是作為取酒之用，「取酒」而非「飲茶」，千金買酒，只為與佳人共飲，不只為兩人愛情故事添加些許浪漫意味，其飲酒所呈現的意涵，似乎也比飲茶多了些許瀟灑的意味。

二、對司馬相如人格的論述

關於司馬相如，以他在辭賦上的成就奠定了高度的文學地位，但歷史對其人的評價並不全然正面，本文在前一章節已對針對漢代史料中對其評論作一初步整理，本節則著重在討論文章論著中的文學作品，對其人格評價部分作一探究。

為使此論述更詳盡，筆者先將這些論述作一整理，依「稱病閒居」、「竊妻」、「傲誕」三部分用統整表列出：

| 論點 | 論述者 | 內容 | 出處 |
|------|-----|----------------------------|-----------------------------|
| 稱疾避事 | 班固 |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泉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漢書》卷 64 |

| | | | |
|----|------|---|---------------------------|
| | 王充 | 著作者，思慮閒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 | 《論衡校釋·書解第八十二》卷28 |
| | 吳質 |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 《昭明文選·答魏太子箋》卷40 |
| 竊妻 | 劉勰 |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 | 《文心雕龍·程器第四十九》 |
| | 揚雄 | ……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 | 〈揚雄傳第五十七〉，《漢書》卷87 |
| | 顏之推 | 竊貲無操 | 《顏氏家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8冊 |
| 傲誕 | 劉勰 | ……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 《文心雕龍·體性第二十七》 |
| | 嵇康 |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 | 《聖賢高士傳·司馬相如贊》 |
| | 磯部祐子 | 追求自由之心願的表現。 | 〈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 |

對於相如「稱病閒居」，在前章已討論過班固認為他是無心政治，藉口逃避事情，而王充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相如的稱病，不干預公卿之事，是爲了讓自己的思慮單純，不受政治等俗事影響，才能完成一篇篇恢弘的大作：

著作者，思慮閒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論衡校釋·書解第八十二》卷二十八）⁹²

王充認為惟有居於幽靜的環境，思慮才能清晰，一個創作之人，若整天忙碌於處理著作以外的雜務，怎有時間創作呢？吳質⁹³也在〈答魏太子箋〉中說道：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昭明文選》卷四十）⁹⁴

吳質更加肯定相如的行爲，認為他能排除雜務，專心著書，一般文人還做不到，換言之，是說讀書人就是要像他一樣，以著書爲本務。王充、吳質兩人都爲相如的稱病閒居找了正當理由。不過有一點與《史記》不同，《史記》寫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是在受金失官之後，應是相如晚

⁹² 見黃暉：《論衡校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3，頁 1145。

⁹³ 吳質字季重，魏濟陰人，漢熹平六年生。質高文才，爲魏文帝所善。

⁹⁴ 見梁蕭統，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40，台北：文化圖書公司印行，1973 年，頁 564。

年，王充說相如不預公卿之事是在作〈子虛賦〉前，似乎認為相如對政治的冷淡不是因為受金失官，而是本來就志不在此，於是他無心政治，便利用閒居時間完成一篇篇大作，將他「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一事合理化。

在《文心雕龍》這一本文學批評專著中，也有許多篇章都談論到司馬相如，本文先將部份列舉如下：

……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⁹⁵〈明詩第六〉

……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平〕（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⁹⁶〈哀弔第十三〉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⁹⁷〈移檄第二十〉

……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⁹⁸〈封禪第二十一〉

⁹⁵ 見劉勰：〈明詩第六〉，《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83。

⁹⁶ 見劉勰：〈哀弔第十三〉，《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240。

⁹⁷ 見劉勰：〈移檄第二十〉，《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394。

⁹⁸ 見劉勰：〈封禪第二十一〉，《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410。

……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⁹⁹〈體性第二十七〉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道也。……¹⁰⁰〈風骨第二十八〉

……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麗，致名辭宗。然〔覆〕（覈）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¹⁰¹〈才略第四十七〉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¹⁰²〈程器第四十九〉

在《文心雕龍》五十篇文學批評理論中，就有近半的篇章裡談到司馬相如，可見他在文學上的重要影響，而其中多是評論其文章技巧，比如他對相如的〈哀秦二世賦〉、〈喻巴蜀父老檄〉、〈言封禪書〉等就有正面的評論，桓譚認為他的〈哀秦二世賦〉寫得十分悲痛，能讓讀者感嘆，文章雖然結束了，仍使人感傷；而〈喻巴蜀父老檄〉文辭清暢而取譬廣博，確實具有「移」「檄」的骨幹；〈言封禪書〉則是創新之作。雖對其文章技巧給予肯定，但卻又認為他的賦有理不勝辭，過於誇麗的缺點。劉勰針對不同的文章體裁給予相如不同的評價，有褒有貶，是很客觀的。

不過，對相如的人格的評論就比較負面，認為他用計勾引文君，所以

⁹⁹ 見劉勰：〈體性第二十七〉，《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536。

¹⁰⁰ 見劉勰：〈風骨第二十八〉，《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553。

¹⁰¹ 見劉勰：〈才略第四十七〉，《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862。

¹⁰² 見劉勰：〈程器第四十九〉，《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7 年，頁 901。

說他「竊妻」，而且任官後還接受賄賂，批評文君相如私奔及受金之事，甚至還說他的賦「理侈而辭溢」，是因為為人「傲誕」，認為他的行為狂放，所以文理虛誇而文辭誇飾，他的為人影響了他的辭風。揚雄在〈解嘲篇〉裡則說「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¹⁰³，也認為文君的私奔是他用計而成，所以說他是「竊訾」；顏之推也批評他「竊貲無操」¹⁰⁴，說他是無操節之人；總之，對於相如這樣的行為他們都不認同，至少不會用「清高」或「人格高尚」來形容他。

對於相如的「傲誕」，嵇康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聖賢高士傳·司馬相如贊》說道：「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認為相如犢鼻居市，不在乎世俗的看法，這樣的行為超越了禮教，但是這種行為，雖是「慢世」，卻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放」的不拘態度。嵇康對相如的看法，可能與嵇康本身的處世態度也有很大的關係，也因此他才能從另一角度理解相如越禮的行為。他在〈釋私論〉中提到：

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上；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禮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¹⁰⁵

¹⁰³ 見東漢班固：〈揚雄傳第五十七〉，《漢書》卷 87，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513。

¹⁰⁴ 見隋顏之推：《顏氏家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8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頁 959。云：「司馬長卿竊貲無操。」本文所引版本為《四庫》所載顏之推為隋人，但顏之推寫《顏氏家訓》時的生活背景是在北朝，故將此書置於本章節討論。

¹⁰⁵ 見晉嵇康：〈釋私論〉，《嵇中散集》卷 6，《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3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29。

嵇康認為情是人性的本然狀態，順物情，通物情，是人對待自身的合理態度，即是自然。而名教卻是逆物情，塞物情，壓抑人情，因之主張超越名教，回歸自然的境界。「越名任心」則是要將人性從儒家禮教下，從重名之虛偽的匿情下，從分別是非的所欲之懷下解放出來。¹⁰⁶

另外，近代學者磯部祐子對「傲誕」二字的解讀，認為或可理解為「追求自由之心願的表現」¹⁰⁷，不流於世俗，不在乎世俗的看法，能跳脫禮教的束縛，才能獲得內心的自由。這樣的勇氣，也是許多人不敢去嘗試的，所以這樣的相如，才會在歷史上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第二節 漢魏六朝詩歌中的文君與相如

在這一時期的詩歌中，歌頌文君相如愛情故事的詩歌開始出現，另外，關於兩人愛情故事的情節也逐漸成為事典，例如當鑪、綠綺琴，卓女賣酒等，以下便針對愛情故事的歌頌及典故的形成兩方面來探討。

¹⁰⁶ 以上嵇康越名任心的情性觀引自姚維著：《才性之辯——人格主題與魏晉玄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62。

¹⁰⁷ 見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民國77年6月，頁534。

一、文本中文君相如之呈現

首先，是相如琴挑文君的琴歌歌詞出現。《史記》所載「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一段，並無寫出相如所彈奏的是何曲，但陳朝徐陵在《玉臺新詠》中便收錄了〈琴歌〉兩首，還附有序文，說明相如琴挑文君的經過，唐《藝文類聚》¹⁰⁸、宋《樂府詩集》¹⁰⁹等書亦收載，此二首（并序）為：

司馬相如游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挑之，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時未通過（一作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兮）在此方（一作閨房），室邇人遐獨（一作毒）我腸（一作傷），何緣交頸為鴛鴦。（近本此下有「胡顏頰兮共翱翔」句）（其一）

皇（一作鳳）兮皇（一作鳳）兮從我棲，得託字（一作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一作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興（一作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心（一作思）使予悲。（其二）¹¹⁰

第一首表達了相如對文君的傾慕與熱烈追求。相如自喻為鳳，比文君

¹⁰⁸ 唐歐陽修主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百科性質資料圖書——古類書之一，保存了唐代以前大量的詩文歌賦等珍貴文學作品，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全書約百餘萬言。

¹⁰⁹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集錄了先秦歌謠，漢朝至唐五代的樂府詩，全書共一百卷。

¹¹⁰ 見陳徐陵著，吳兆宜箋注：《箋注玉臺新詠》卷9，台北：廣文書局印行，1966年，頁2。

爲凰，除了有浩氣凌雲，自命不凡之意外，古人常以「鳳凰于飛」喻夫妻關係的和諧美好，而鳳凰又與音樂相關聯¹¹¹，文君雅好音樂，相如以琴聲「求其凰」，正喻琴心求知音之意。「時未遇」句，深感自己雖遙遊四海，卻未遇到一個真正的知音人相互扶持，「無所將」即尙無相將扶持之人，暗示尙無配偶，「何悟」句一轉，隱含「踏破鐵鞋無覓處」，時機緣分終於到來了。

以上四句雖表面言己，卻是意在藉此機會將心意傳達給知音人，也就是文君聽見。下文更直接地點明自己所求知音所在：這個知音近在咫尺，卻不能相見，如何才能共效鴛鴦，白頭偕老？

第二首則寫得更加大膽強烈，前兩句呼喚文君前來約會結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連夜私奔，不會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遠走高飛，叮嚀對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爲你相思感傷。

這兩首琴歌之所以讓後人津津樂道，首先在於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思想，那些「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¹¹²（《孟子·滕文公下》）說明男子正式娶妻時，必須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舉行六禮之後，這樁婚姻才是合法受到保障的觀

¹¹¹ 見東漢劉向：《列仙傳》，《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352》，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630。載：「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偕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留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故李賀嘗以「昆山玉碎鳳凰叫」（《李凭箏篋引》）比音樂之美。

¹¹² 見吳樹平等點校：《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經》（全文標點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 2198。

念，「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儀禮·喪服》¹¹³）認為結婚是爲了延續男方的香火，繼承男方家族的傳統的禮法，以及「夫有再娶之義，女無二適之文」（《後漢書·列女傳》¹¹⁴）的思想，通通被文君相如的大膽私奔行動推翻，成爲後世男女爭取婚姻自主的一面旗幟，也對後代文學有重要影響，試看《西廂記》中張生隔牆彈唱著〈鳳求凰〉說：「昔日司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雖不及相如，願小姐有文君之意……。」《裴少俊牆頭馬上》¹¹⁵李千金以文君私奔相如爲自己辯護；《玉簪記》¹¹⁶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動陳妙常私下結合…，足見〈琴歌〉影響之深遠。

其次，在藝術上，這兩首琴歌，以「鳳求凰」爲通體比興，不僅包含了熱烈的求偶，也象徵者男女主人翁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尙、知音的默契等豐富意蘊。全詩言淺意深，音節流亮，情感熱烈奔放而又深摯纏綿，有極高藝術價值。

此二首收錄在《玉臺新詠》卷九司馬相如的作品中，《史記》寫文君聽琴是「竊從戶窺之」，而《玉臺新詠》是寫「竊於壁間窺之」，從「戶」換成「壁間」，把文君私自窺視的模樣描寫得更加傳神了。不過西漢初年應尙未有如此成熟的七言詩出現，此二詩應爲後人僞作，而《玉臺新詠》選錄的是東周至梁時的詩歌，故此二詩出現的年代最遲應不會晚於梁朝。

¹¹³ 見漢鄭玄注：〈喪服〉，《儀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4 年，頁 111。

¹¹⁴ 見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列女傳第七十四〉，《後漢書》卷 84，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90。

¹¹⁵ 見元白樸：〈裴少俊牆頭馬上〉，收入楊家駱：《全元雜劇初編》第 11 冊，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51 年，頁 5333。

¹¹⁶ 見明高濂：《玉簪記》，台北：天一出版社，民國 85 年。

可以突出文君性格特點的還有〈白頭吟〉。據《西京雜記》記載：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所記載的是兩人婚後的一段軼事，相如在仕途順遂之時，有了納妾的念頭，欲納茂陵女為妾，文君知道後，作了〈白頭吟〉以明心志，同樣的，《西京雜記》也未寫出〈白頭吟〉內容，《玉臺新詠》載此詩，題為〈皚如山上雪〉，也未言明是文君所作，但演變到後來便有人將此二事相連結，認為此詩即是《西京雜記》所記的〈白頭吟〉，其詩¹¹⁷為：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魚竿何嫋嫋，魚尾何篋篋。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首兩句表示愛情應該是純潔無瑕的，三四句則突轉：既然你對我的感情已不能專一，所以我特來與你告別分手，斷絕關係。「有兩意」與前句「雪」、「月」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譴責之意彰，揭示出全詩的決絕之旨。「淒淒」四句則是說女子出嫁總是悲傷的啼哭，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個情感專一的男子，白頭偕老，就是一種幸福。言外之意，是說自己今日遭到的遺棄才是最淒慘悲傷的，這是初嫁女子無法體會到的滋味。

¹¹⁷ 見陳徐陵：《玉臺新詠》，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5 年，頁 7。〈白頭吟〉，樂府楚調曲名，寫男有二心，女來決絕，表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故稱〈白頭吟〉。考其風格，不類漢詩，疑係後世假託者。

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喻自己，詞意婉約又不失頓挫，情感沉痛而不失溫厚。

結尾四句，復用兩喻，說明愛情應以雙方情投意合為基礎，若靠金錢關係，終難持久。此處聯下文之意，似又隱含愛情若不以意氣相知，僅靠金錢引誘，那愛情是靠不住的。

這首詩塑造了一個個性鮮明的棄婦形象，不僅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的婚姻悲劇，而且著力歌頌了女主人翁對愛情的高尚態度及美好情操。「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兩句，哀而不怨，也表現出對愛情不容有瑕疵的堅持，當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專之後，主動表達與君決絕的心意，更表達出「能捨」及對愛情專一的執著，既沒有絲毫的委曲求全，也沒有瘋狂的詛咒和軟弱的悲哀，表現出了女子的人格尊嚴。

關於棄婦形象，早在《詩經》中便可見其描述：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採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備，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

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餘來暨。¹¹⁸

此詩共有六章，每章八句。本詩刺夫婦失道也¹¹⁹。首章開門見山，女主人公即提出夫妻要勉力同心，不該怒罵相容的夫婦常道，並向她的丈夫表示白頭偕老的願望；次章寫丈夫迎新棄舊，棄婦離家丈夫的無情貌；三至六章則都在陳述自己為求「同心」而做的種種努力，另一方面，她也指責了丈夫的不仁不義，最後以熱烈怨詛表達她對白頭偕老的徹底絕望。這首詩寫的是一個成功扮演好操勞家務及生兒育女角色，卻消耗了青春魅力的女性，最後因年老色衰遭到拋棄的棄婦，詩中她指責了丈夫的負心，但卻也只能指責而別無它法，反觀文君，她並不指責丈夫，反而主動提出決絕，展現了捍衛愛情的決心。

另一首篇幅相當的〈氓〉¹²⁰詩中的女主人翁則以悔恨的心情講述她的故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¹¹⁸ 見吳樹平等點校：《詩經·谷風》，《十三經》（全文標點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233。

¹¹⁹ 《毛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見宋祚胤著：《十三經今注今譯》，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94年，頁250。

¹²⁰ 見吳樹平等點校：《詩經·氓》，《十三經》（全文標點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244。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本詩刺淫泆也¹²¹。詩六章，章十句。詩中說道，她愛上一個男子，與他私訂終身，隨後與他未行婚姻之禮，便同居在一起，後來她色衰愛弛，被男子拋棄，回憶往事，後悔莫及。而其中「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這種私下的結合，便是所謂的「淫奔」，詩中雖未正面指責他，但從第五章描述她被棄回家，被兄弟譏笑的一段看來，像她這樣的棄婦，似乎也難以得到別人的同情。透過字面上的愁怨，我們可以看出，女子從她的沉痛經歷中汲取了教訓，她檢討了自己的行爲，爲自己的輕信後悔，同時也以自己的不幸提醒其他女子。這樣的心情，唐代詩人也將她投射到文君，認爲文君在面對相如的二心，也應是這樣的心情，所以李益才會寫道「分明似寫文君恨，萬怨千愁弦上聲。」¹²²。

¹²¹ 《毛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詩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見宋祚胤著：《十三經今注今譯》，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94年，頁258。

¹²² 見清聖祖御製：〈奉和武相公春曉聞鶯（一作蜀川聞鶯）〉，《全唐詩》卷283，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3226。唐李益，字君虞，姑臧人，有集一卷，今編詩二卷。全詩「蜀道山川心易驚，綠窗殘夢曉聞鶯。分明似寫文君恨，萬怨千愁弦上聲。」

雖然〈白頭吟〉是否為文君所作並無定論，但既有人認為是文君所作，也可以推論文君在此之後的形象又比之前《史記》及《西京雜記》所塑造的更加豐富了，除了才貌兼備，更具有果決的性格。

後人依託文君相如的偽作不只這兩首，另外還有〈長卿誄〉。這在《西京雜記》中僅寫「文君為誄，傳於世。」而未載其辭，但都輯錄在張燮編的《司馬文園集》及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中¹²³，這些雖註明為文君相如之作，但因明顯是後人偽作，而且出現的時間很晚。

二、情節增益後的文君相如之呈現

從這時期的詩歌中，我們可發現在歌頌兩人愛情故事時，引用自《史記》、《西京雜記》所提到的「以琴心挑之」及「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等敘述，都漸成文君相如故事不可或缺的情節元素，而這些元素，都成了後人對故事情節的增添或改編的重要依據或常用之事典。本段分別從「琴」、「酒」、「當鑪」等三部分整理如下：

1. 「琴」的引用

中國人與「琴」的關係非常早，《藝文類聚》有載：「《周官》，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夏

¹²³ 見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8年，前言頁7。「《隋書·經籍志》曾著錄《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曾著錄《司馬相如集》二卷，鄭樵《通志·藝文略》也著錄《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二卷，但皆在唐宋時佚失，今天所能見到的司馬相如文集，大多是明代以後輯錄的，此二書輯錄於明代。」

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毛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禮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¹²⁴可見，遠在先秦之時，人們便懂得用琴演奏，甚至用琴教化。而伯牙子期琴音遇知己的典故，更讓影響了後世文人對琴意義。文人四事，琴爲之首，「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¹²⁵，「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撤」¹²⁶，在文人眼中，琴不僅是抒發性情的樂器，還代表了文人修身養德的一種立場，而透過琴音抒己懷，能若有一知音，更是一件多麼令人高興的事。牽繫者文君相如愛情最重要的就是「琴」。不需要言語，透過琴音傳達了真情，給懂琴的人聽、給希望聽到的人聽，相如的琴心相挑，贏得了知音人文君的芳心，這段動人情節，最後成了愛情故事中琴音傳情的典範。「琴」漸成了歷代文學中最被廣泛運用的文學題材。我們可以先看賀澈〈爲我彈鳴琴〉¹²⁷：

薄暮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

點徽還轉弄，亂爪更留賓，聊持一弦響，雜起豔歌塵。

賀澈將相如彈琴挑文君的情節，視爲浪漫的風情而成詩，詩中彷彿相如就在眼前弄琴，特別傳神。另外，江總的〈賦詠得琴詩〉，形容琴音的優美，吸引了鶴與魚前來聆聽：

¹²⁴ 見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樂部四·琴〉，《藝文類聚》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9年，頁779。

¹²⁵ 見清董誥等編，陸心源補輯拾遺：柳識〈琴會記〉，《全唐文及拾遺》卷377，台北：大化書局，1987年，頁1717。柳識，字方明，代宗朝官左拾遺。

¹²⁶ 見清董誥等編，陸心源補輯拾遺：梁肅〈觀石山人彈琴序〉，《全唐文及拾遺》卷518，台北：大化書局，1987年，頁2366。

¹²⁷ 見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樂部四·琴〉，《藝文類聚》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9年，頁782。

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承睫淚，卓女弄弦心。戲鶴來應舞，游魚聽不沉，楚妃幸勿嘆，此異丘中音。¹²⁸

嶧陽木，《尚書·禹貢》：「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孔安國注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也。」《太平御覽·木不五》¹²⁹中也有：「梧桐生於嶧山陽岩石之上，採東南孫之為琴，聲甚清雅。」的記載（《風俗通》）。孤桐指特生的桐樹，據說是製琴的上等材料，以嶧陽之桐為最。南朝宋謝惠連也有《琴贊》：「嶧陽孤桐，截為鳴琴」的句子。除了是製琴的材料，也可指琴，以良木所製之琴，其琴音當然格外優美，而江總的這首詩便是在形容名琴所彈之音的悠揚動聽。盧思道〈蜀國弦〉：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雪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¹³⁰

以解「琴」心比喻解「情」心，透過琴音表情意，懂琴的人自然能明白對方想表達的意涵，外人則無法理解，這是兩人的相知與默契，也是為何古今這麼多人用琴來表「情」的用意。

另外，還有庾信的〈烏夜啼〉¹³¹：

¹²⁸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樂部四·琴〉，《藝文類聚》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83。

¹²⁹ 見宋李昉作，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第八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666。

¹³⁰ 見宋郭茂倩：〈相和歌辭五〉，《樂府詩集》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40。盧思道（535-586）字子行，范陽人，有《盧武陽集》。

¹³¹ 見宋郭茂倩：〈清商曲辭四〉，《樂府詩集》卷47，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696。〈烏夜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
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
到頭啼烏恆夜啼。

這首詩因題命意，藉烏鵲失巢夜啼之悲，喻思婦別離孑立之苦，「御史」四句的用典貼切而意蘊深婉。起首二句，強調〈烏夜啼〉與〈子夜〉〈前溪〉二曲的區別，意在引人注目，從而引出下文，接著再說烏鴉之棲宿無定，用以類比卓文君、蘇蕙之難以定情，指卓、蘇兩人都曾被丈夫遺棄，當她們聽到烏鴉夜啼時，怎不驚心落淚？但是，啼叫的烏鴉卻不顧這些，總在夜夜哀啼。詩至此收攏，形成一種不盡的哀傷氣氛，詩人對文君的見棄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晉代詩人傅玄所作的〈琴賦序〉中提到「司馬相如有綠綺」¹³²，應是綠綺琴最早的記載；而《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中也引述梁元帝蕭繹的《纂要》，提到「綠綺，司馬相如琴也。」自是，綠綺名琴便與文君相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陳後主〈日出東南隅行〉¹³³：

重輪上瑞暉，西北照南威。南威年二八，開牖敞重闈。當壚送客去，上苑逐春歸。鬢下珠勝月，窗前雲帶衣。紅裙結未解，綠綺自難徽。

啼》，劉宋臨川王劉義慶首創的樂府曲名。

¹³² 見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蔡邕列傳第五十〉，《後漢書》卷 60，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005。注一：「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¹³³ 見宋郭茂倩：〈相和歌辭三〉，《樂府詩集》卷 28，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421。

從以上幾首詩可以看出，相如所彈之琴，在《史記》中雖未記載為何琴，但至魏晉之後，被賦予「綠綺」之名，甚至為突顯此琴在故事中的重要性，它被塑造為一只由良木製成的著名古琴了。

2. 「酒」的引用

「酒」在文君相如故事中是不可或缺的，兩人在私奔後，因相如家徒四壁而過者著貧困生活，而即便如此，仍然不惜典當衣物買酒，對兩人而言，酒比食物似乎更來的重要，也因此，兩人最後決定作的生意也與酒有關，當鑪賣起了酒來。「酒」對他們而言，是調劑身心，維繫情感的重要物品，而我們也能藉兩人典衣買酒及當鑪賣酒兩件事情中文君的形象，發現文君不同於在面臨貧困時默默忍受，或是一籌莫展，將生活經濟重擔全由男性一肩扛起的柔弱女子，反而主動提出賣酒的建議，並且兩人分工合作，不畏拋頭露面的賣起酒來。庾信¹³⁴的〈對酒歌〉中寫道：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脯。山簡接 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穀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唯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一個女子賣酒，與酒畫上等號，這樣的文學因素在歷代中是少見的，所以我們更能看出她不畏世俗與瀟灑之處。

¹³⁴ 南朝梁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是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有《庾子山集》傳世。

3. 「當壚」的引用

壚，就是酒鋪在店裏或門口安放酒甕的土臺子。「當壚」便是在這土臺子前賣酒。〈當壚曲〉題注：『…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當壚曲〉蓋取此也。』¹³⁵據《漢書·食貨志》載：「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病，百福之會。」¹³⁶可見酒在漢代很普遍，各種宴飲的場合、風俗很多，與漢代人嗜酒相應的是酒肆作坊在城市、鄉鎮的遍佈。這些與兩人愛情故事相關的典故中，最獨一無二要算是「卓女當壚」了，因為這樣的故事，從古至今，只有文君一人，「酒就文君取」能感受到文君的瀟灑，而這一意象，也漸塑造了後世酒家女子的形象。「文君當壚」則展現了文君的勇氣其不拘世俗看法的一面，這樣的女子形象，是那麼的鮮明、那麼的突出，所以在詩歌表現中，無論是否與文君有關，「當壚」一詞，總能讓人聯想到這位獨特的女子，例如梁元帝〈長歌行〉¹³⁷：

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無勞蜀山鑄，扶授採金錢。人生行樂爾，何處不留連。朝為洛生詠，夕作據梧眠。忽茲忘物我，優遊得自然。

「旨」，是味道美好的意思；「旨酒」，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美酒」。此詩寫人生須及時行樂，美酒相伴，忘卻物我，悠然自得於天地間。再看

¹³⁵ 見宋郭茂倩：〈雜曲歌辭三〉，《樂府詩集》卷 63，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911。

¹³⁶ 見東漢班固：〈食貨志〉，《漢書》卷 24，北京：中華書局，頁 1182。

¹³⁷ 見宋郭茂倩：〈相和歌辭五〉，《樂府詩集》卷 30，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444。

簡文帝〈當壚曲〉¹³⁸：

十五正團圓，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鞍。迎來挾琴
易，送別唱歌難。欲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寬。

楊巨源〈大堤曲〉¹³⁹：

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
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侶掛帆多。自傳芳酒浣紅袖，
誰調妍妝回翠娥。珍簟華燈夕陽後，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
五鼓聲，春風搖盪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北人多識綠雲鬟。
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別煙波傷玉顏。

從二詩看來似乎酒與琴總是脫不了關係，而且女子當壚似乎漸成自然。所謂「飲酒作樂」，酒能紓解心情，而琴能怡情，也能抒發己感。不論是喜是悲，是樂是愁，都能藉琴訴情訴怨，也能飲酒作樂或藉酒澆愁，所以文人在藉詩抒發己感時，多用琴或酒來表達心情。

宋人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集錄了先秦歌謠，及漢朝至唐五代的樂府詩歌，其中便可發現不少詩歌在歌頌文君相如的愛情故事，甚至引用了兩人事蹟中的題材而漸成典故，或者在敘及蜀地的作品中，也不忘提到兩人，可見他們已成了四川地區的代表人物，例如簡文帝〈蜀國弦〉¹⁴⁰：

¹³⁸ 見宋郭茂倩：〈雜曲歌辭三〉，《樂府詩集》卷 63，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911。

¹³⁹ 見宋郭茂倩：〈清商曲辭五〉，《樂府詩集》卷 48，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705。

¹⁴⁰ 見宋郭茂倩：〈相和歌辭五〉，《樂府詩集》卷 30，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440。

銅梁指斜穀，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
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盛，劍騎鬱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
好遊娛。牲祈望帝祀，酒酌蜀侯誅。江妃納重聘，卓女愛將雛。
停弦時系爪，息吹治脣珠。脫衫湔錦浪，回扇避陽烏。聞君握節
返，賤妾下城隅。

詩中出現的「望帝」、「蜀侯」、「江妃」、「卓女」，都是蜀地的
代表人物，「卓女」便指卓文君。以文君相如故事中的人、事、物作為蜀
地的代表，已逐漸被詩人引用，從這裡可以看出此一歷史故事已深植人心
且極具地方代表性。

第三節 結語：文君相如形象的初步形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結論，一是漢魏六朝對文君相如形象已
初步建立，再來就是建構文君相如故事的重要情節也逐漸形成。

透過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本文發現，雖然仍是以相如為主，但對他
的評價可從「才學」與「人品」兩方面來探討。

首先是他的「才學」，一般雖認為司馬相如的賦在文學史上占了重要的地位，漢賦自他開始發揚光大，但是他的賦也引來使否真為風諫而作為討論，有的認為他的賦過於侈麗，失去了風諫的原意，有的則站在賦的形式角度為其辯說。

再來是對他的「人品」的評價，歸結來說，從「竊貨」、「竊妻受金」、「無操」、「慢世」等說法可以看出，對他人格都持較否定的態度。

至於文君的形象，「風流」、「放誕」、等詞，亦絕不會用在形容一個溫柔婉約的女子身上，但是這樣的舉止，加在一個又被塑造成有才女氣度的美人身上時，又讓人對文君增添了更多的想像。而這樣的形容，在當時並不全是貶損之辭，磯部祐子認為，「風流」或許可以解釋為「不受倫理之局限且立意採取其特之行動（此處特別是指戀愛方面的行動）」¹⁴¹，學者齊曉楓更認為這樣的說法對文君反而是種讚賞了。¹⁴²另外，文君的才貌雙全，加上「風流」、「放誕」的描述，似乎也為她塑造了一種帶點風流意味，風情萬種的美人形象。

總之，我們可以歸結出漢魏六朝的文君相如形象，對相如多是指責而對文君卻是同情或是欣賞的，即使是許身於「洿行無節」的男子，文君或許也成為「無節」的女子，但以對相如「竊妻」的評語來看，身為「被竊之妻」的文君，不論其主動與否，所負的責任是很少的。¹⁴³

¹⁴¹ 見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頁534，民國77年。

¹⁴² 見齊曉楓：〈相如文君故事義韻析論〉，《輔仁國文學報》，第10集，頁117，1994年4月。

¹⁴³ 見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頁534。

再者，我們還可以從《史記》、《西京雜記》中對文君相如的敘述中，發現故事裡的琴、酒，以及當壚一事，開始在詩歌裡出現，甚至增添了琴歌、綠綺琴、文君酒等名詞，當我們讀到「彈琴蜀郡卓家女」、「當壚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便能聯想到卓文君；讀到「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文君瀟灑風流的形象便跳躍至眼前，讀到〈琴歌〉、〈白頭吟〉便感受到兩人愛情故事的浪漫曲折...，經由這些經典的典故，我們發現了兩人形象的鮮明豐富，為歷代文學增添了無數浪漫及多元的題材。

第四章 唐詩中的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故事情節的運用

從《史記》到《西京雜記》，之後再經《華陽國志》、〈長門賦〉情節的增添，文君相如故事情節架構是更加完備了。這些情節的增添，不僅使文君相如故事更加豐富，而且已成不可或缺的故事架構，當每一個情節被單獨引用時，仍然具有代表性。例如當我們提到鸕鷀裘、當壚、白頭吟，都能知道是出於文君相如的故事，而這些情節元素，之後又被大量引用，成為家喻戶曉的典故。由構成情節的元素到典故，唐詩承襲了漢魏詩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文君相如故事更加成熟豐富。

本章節便針對唐詩中對文君相如故事情節元素依時代作一分類，分為《史記》中的情節元素與故事增益後的情節元素引用探討。

第一節 《史記》中文君相如故事情節元素的引用

一、琴歌與琴心

司馬相如以一曲〈鳳求凰〉讓文君傾倒，毅然決然與相如私奔，琴心相挑，這是兩人的相知。《玉臺新詠》收錄了〈琴歌〉兩首，並題爲司馬相如作，雖極可能是僞作，但後人仍根據這兩首〈琴歌〉加以仿作，來歌頌兩人愛情，例如張祜的〈司馬相如琴歌〉¹⁴⁴：

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這便是引用了〈琴歌〉中的「鳳求凰」典故，而「鳳求凰」的愛情不僅讓文人讚揚，也讓女人羨慕，宣城名妓史鳳便做了首〈閉門羹〉¹⁴⁵：

一豆聊供游冶郎，去時忙喚鎖倉琅。入門獨慕相如侶，欲撥瑤琴彈鳳凰。

這首〈閉門羹〉便表達了一個青樓女子對愛情的欣羨，由於她們的身分特殊，要獲得真愛更不容易，所以更需要、也更羨慕能有一個像司馬相如一樣有勇氣與世俗禮法相抗的人給她們愛情，「獨慕相如侶」就是她們對愛情的憧憬。而既然羨慕相如文君這對佳偶，期待相如前來以琴相會，詩人也將自己也比喻爲文君，可見詩人不但羨慕兩人愛情，讚賞相如的才

¹⁴⁴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1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797。張祜，生卒年不詳，字承吉。清河人。早年寓居蘇州，後至長安，爲元稹排擠，遂至淮南，隱居以終。

¹⁴⁵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802，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9031。

華，也自認有像文君一樣的識人與不畏世俗的勇氣。

「鳳求凰」讓渴望愛情的人羨慕，更讓得不到愛情的人失落。全唐詩 863 卷中收錄了王仙仙兩首詩，其一是〈答孫玄照〉¹⁴⁶：

鴛鴦相見不相隨，籠裡籠前整羽衣。但得他時人放去，水中長作
一雙飛。

其二是〈孫玄照琴中歌贈王仙仙〉：

相如曾作鳳兮吟，昔被文君會此音。今日孤鸞還獨語，痛哉仙子
不彈琴。

兩首雖題為王仙仙，但觀其內容，應是王仙仙與孫玄照兩人往來唱和的情詩，王仙仙拒絕了孫玄照，因此孫玄照寫下了〈孫玄照琴中歌贈王仙仙〉，以相如彈「鳳求凰」向文君表達愛意，兩人私奔白首偕老的例子，對比出他被王仙仙拒絕的失落心情，「不彈琴」指的便是王仙仙無法回應其情意，「鳳」拒絕了「鳳」，於是使「鳳」了孤鸞，相如文君的愛情終只能成為孫玄照遙不可及的理想了。

許渾的〈贈蕭煉師〉¹⁴⁷：

¹⁴⁶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863，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9765

¹⁴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37，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128。許渾，字用晦，唐丹陽人，有《丁卯集》行於世。

曾試昭陽曲，瑤齋帝自臨。紅珠絡繡帽，翠鈿束羅襟。雙闕胡塵起，千門宿露陰。出宮迷國步，回駕軫皇心。桂殿春空晚，椒房夜自深。急宣求故劍，冥契得遺簪。暗記神仙傳，潛封女史箴。壺中知日永，掌上畏年侵。莫比班家扇，甯同卓氏琴。雲車辭鳳輦，羽帔別鴛衾。網斷魚遊藻，籠開鶴戲林。洛煙浮碧漢，嵩月上丹岑。露草爭三秀，風篁共八音。吹笙延鶴舞，敲磬引龍吟。旄節纖腰舉，霞杯皓腕斟。還磨照寶鏡，猶插辟寒金。東海人情變，南山聖壽沈。朱顏常似渥，綠發已如尋。養氣齊生死，留形盡古今。更求應不見，雞犬日駸駸。

蕭煉師是唐朝著名的宮廷舞伎，後來出宮，許渾贈此詩，以深宮婕妤怨與文君司馬的相知相愛，做了強烈的對比，寫出了相知相惜的愛才是世人所企盼的愛情，寧可為愛情典衣貰酒，也不願在深宮豪門孤獨終老。相如文君琴心相挑的故事，成了渴求愛情的人的理想，也成失去愛情或離別的人情感的寄託。

再看李端的〈送夏侯審游蜀〉¹⁴⁸：

西望煙綿樹，愁君上蜀時。同林息商客，隔棧見眾師。石滑羊腸險，山空杜宇悲。琴心正幽怨，莫奏鳳凰詩。

這首是李端送夏侯審遊蜀所作，應屬送別的吟詠之作，對一個正在承

¹⁴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85，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3259。唐李端，趙州人，大曆十才子之一。

受離別之苦的人，聽見代表理想愛情的〈鳳求凰〉，內心必然更加傷感，處在幽怨情感下的人，怎麼忍心再讓他聽見這麼動人美麗的琴歌呢？山中隱隱約約的杜鵑悲啼，似在訴說著自己的悲傷與無奈。以杜宇及文君相如這三位蜀地代表人物呼應友人即將前往蜀地，雖不是情人分別，但以此作譬喻，強調了離別的傷感情緒，可看出兩人交情的深厚。

藉琴心相挑的故事表達愛慕之意，除了透過琴音傳意，也希望雙方不僅是相愛更能相知。因為相知，故不須言語，只要以琴聲傳達自己的情意，挑動對方的愛慕之情，期盼兩人愛情開花結果，有一切盡在不言中的浪漫。詩人用琴心相挑的典故，除琴能傳意，還希望對方是個懂琴之人，能在往後的日子裡，兩人撫琴和歌相知相隨的生活，就像相如與文君一樣。

對於相如的無情，文君的哀怨，詩人也著墨頗多，例如李商隱的〈寄蜀客〉¹⁴⁹：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¹⁵⁰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這是首詠司馬相如卓文君情奔的故事。李商隱不以道學家的口吻，詰責相如的無行，或歸罪文君的無德，他只歸咎那張撮合二人情奔的樂器，而對於以琴相挑的相如與聞琴心動的文君寄予同情。對有情人可透過琴表

¹⁴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4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199。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李商隱著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谿生詩三卷》，今合編詩三卷。

¹⁵⁰ 見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58，1998 年。《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一，第一以玉徽，次瑟瑟徽，次金徽，又次螺蚌徽。」

意，但若是無情人，再深情的琴音都於事無補，所以當相如有二心時，再深情的琴音，都已挽不回相如的心，無情的人怎能感受到琴音所傳達的深情呢？沒有了有情人的相伴，昔日傳情的琴也成了無情物了。

兩人情深時，透過琴音傳意，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事，但若緣已盡，留下的琴只會更添惆悵罷了，李餘〈臨邛怨〉¹⁵¹：

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沈香慢火熏。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伴文君。

在李餘看來，對於相如的貳心，文君是哀且怨的，丈夫有異心，妻子只能忍受，黯然獨守空閨，精心畫好的妝，丈夫也已看不見，只有往日回憶以及與那只丈夫曾經用來傳達熱烈愛意的綠綺琴相伴而眠，這是多麼令人惆悵感慨的畫面啊！

綠綺名琴，自晉代詩人傅玄在〈琴賦序〉中提到「司馬相如有綠綺」後，一般皆認為相如彈奏〈琴歌〉時的那把便是綠綺琴，李白的〈琴贊〉¹⁵²也提到：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為綠綺，徽聲繁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¹⁵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0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773。李餘，成都人，生卒年不詳。工樂府詩，《全唐詩》有其存詩二首。

¹⁵² 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634。王云：尚書：嶧陽孤桐。孔氏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蔡氏集傳：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

李白讚嘆嶂陽孤桐斲成的琴音優美，所以綠綺琴不僅單指相如的名琴，也因為與文君相如的關係，它也成了蜀地及名琴的代稱。琴到了唐代，已被視為八音之首，並進一步脫離民間，成為文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時候的文人，像王維那樣「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的人少了，更多的是聽琴，這一點可以從李白的另一首〈聽蜀僧濬彈琴〉¹⁵³看出：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此詩重在描繪聽琴時的感受，前兩句說明彈琴的是位來自四川峨嵋山法名叫濬的僧人，「蜀」與「綠綺」都在說明僧人的來歷。三、四句正面描寫蜀僧彈琴，五、六句是寫琴音使詩人覺得心像被流水洗過一般的愉悅清爽，此外，它更有遇知音的涵義，「客心洗流水」一句，讓人聯想到伯牙與子期的故事：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以也。¹⁵⁴

李白用「客心洗流水」似乎也以此典故，自比為鍾子期，能為蜀僧的

¹⁵³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184，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1868。

¹⁵⁴ 見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樂部四·琴〉，《藝文類聚》卷 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9 年，頁 779。

知音。「萬壑松」比喻琴聲的鏗鏘有力。最後寫詩人完全沉浸在琴聲所創造的境界中，不知不覺天色已暮。詩作完全從聽者的主觀感受出發，烘托出了琴聲的悠揚高妙，是唐詩中描寫音樂的佳作。

二、酒與當壚

巴蜀地區釀酒自古盛名，素稱名酒之鄉，釀酒歷史源遠流長。至唐代，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巴蜀地區酒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名酒迭出，酒肆林立，酒業日益興盛。我們也可以發現當「酒」與「蜀地」兩個意象同時出現時，「文君」、「酒」與「當壚」更常被運用。例如在唐代有所謂的應酬詩，是指詩人與他人交往時因人際互動需要而寫作的詩篇，包括送別、迎接、酬答、贈送、唱和及宴席上的吟詠之作，其中的送別詩，若是送友人入蜀，幾乎都能看到這樣的情節元素。先看李商隱的〈送崔珣往西川〉¹⁵⁵：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西川¹⁵⁶，相當於今天的四川中西部的一部分，詩中除了提及蜀的地名「巫峽」、「益州」外，「卜肆」則取嚴君平於成都市卜筮的典故¹⁵⁷，「酒壚」

¹⁵⁵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39，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151。

¹⁵⁶ 西川，作為行政區劃名，開始於唐代。公元 757 年，將原來的劍南節度使分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和劍南西川節度使，劍南東川簡稱「東川」，劍南西川則簡稱「西川」。

¹⁵⁷ 見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56。「蜀又嚴平君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可以惠眾人，因執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

指的便是文君賣酒，也都是蜀具代表性的人與事。“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由盛而衰。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日漸衰落。人們被迫背井離鄉，飽嚙流離顛沛之苦。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蜀中無疑是一方樂土，人們紛紛入蜀，就連一些衣冠士族也加入了入蜀的行列。大量的文人因為種種原因流寓蜀中。他們有的因懷才不遇，無法實現人生理想而傷感，有的因長年飄泊徘徊，在人生的旅途中無處棲宿而痛苦。因此，描寫羈旅行役之苦，抒發壯志難酬之哀，是唐詩中另一重要的主題。再看齊己的〈送人入蜀〉¹⁵⁸：

何必閑吟蜀道難，知君心出嶮巖間。尋常秋泛江陵去，容易春浮錦水還。兩面碧懸神女峽，幾重青出丈人山。文君酒市逢初雪，
滿貫新沽洗旅顏。

張祜的〈送蜀客〉¹⁵⁹：

…峨眉遠凝黛，腳底穀洞穴。錦城晝氤氳，錦水春活活。成都滯遊地，酒客須醉殺。莫戀卓家壚，相如已屑屑。

鄭谷的〈蜀中三首〉¹⁶⁰其一：

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而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¹⁵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846，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9568。齊己，名得生，姓胡氏，潭之益陽人，詩僧。有白蓮集十卷，外編一卷，今編詩十卷。

¹⁵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1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794。

¹⁶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76，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7743。唐鄭谷，字守愚，袁州人，有雲臺三卷，宜陽集三卷，外集三卷，今編詩四卷。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閑。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征蠻。

邛州臨邛縣歷來以出美酒聞名，相如與文君在此當壚賣酒，留下了千古佳話，臨邛酒、文君酒屢屢為後世文人吟詠，儼然已成為蜀地美酒的代名詞。唐末五代時的牛嶠¹⁶¹有詞「錦江煙水，卓女燒春濃美」¹⁶²，明代曹學佺¹⁶³《蜀中廣記》則記載：

唐劔南歲貢春酒十斛，采蘭雜誌云：卓文君井在邛州白鶴驛，世傳文君嘗取此水以釀酒。按五代詞有卓女燒春濃美之句註，燒春酒名也。又國史補註：劔南貢燒春即是物矣。¹⁶⁴

另外，韋莊有詞「翠蛾爭勸臨邛酒，纖纖手，拂面垂絲柳」¹⁶⁵，可見臨邛酒在當時已成為宮廷貢酒，聞名全國，也反映出邛州酒業之盛，因此，詩中可見「文君酒」的作品不少，例如於瀆〈宮怨〉¹⁶⁶：

¹⁶¹ 唐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峰，隴西人，唐宰相牛僧孺之孫。詩學李賀，尤其以詞聞於世，原有《歌詩集》三卷，不傳。

¹⁶² 牛嶠，〈女冠子〉：「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惟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回嬌步，約佳期。錦江煙水，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額黃侵膩發，臂釧透紅紗。柳暗鶯啼處，認郎家。星冠霞帔，住在蕊珠宮裏。佩丁當，明翠搖蟬翼，纖珪理宿妝。醮壇春草畫綠，藥院杏花香。青鳥傳心事，寄劉郎。雙飛雙舞，春晝後園鶯語。卷羅幃，錦字書封了，銀河雁過遲。鴛鴦排寶帳，豆蔻繡連枝。不語勻珠淚，落花時。」

¹⁶³ 明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雁澤，又號石倉居士、西峰居士。詩文總名《石倉全集》，已佚，其中《石倉十二代詩選》收錄福州文人遺詩甚多，清代被編入《四庫全書》。

¹⁶⁴ 見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 65，《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 19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309。

¹⁶⁵ 韋莊，〈河傳〉三首之一：「春晚，風暖，錦城花滿。狂殺遊人，玉鞭金勒尋勝，馳驟輕塵，惜良辰。翠蛾爭勸臨邛酒，纖纖手，拂面垂絲柳。歸時煙裏鐘鼓，正是黃昏，暗銷魂。」

¹⁶⁶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261。唐於瀆，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詳，有集一卷。全詩「妾家望江口，少年家財厚。臨江起珠樓，不賣文君酒。當年樂貞獨，

妾家望江口，少年家財厚。臨江起珠樓，不賣文君酒。……

李百藥〈少年子〉¹⁶⁷：

少年飛翠蓋，上路動（集作勒）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

羅隱〈桃花〉¹⁶⁸：

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裏紅歌宋玉牆。……

酒儘管普遍，但由一個富家女子拋頭露面賣酒，在當時應也是會受到注目。「當壚賣酒」的女子，文君也許不是第一人，但「文君當壚」的風情，卻為詩人津津樂道。寫酒與美人，文君當壚已成典故。且看許渾的〈春醉〉¹⁶⁹：

酒釀花一樹，何暇卓文君。客坐長先飲，公閒半已曛。水鄉春足

巢燕時為友。父兄未許人，畏妾事舅姑。西牆臨宋玉，窺見妾眉宇。一旦及天聰，恩光生戶牖。謂言入漢宮，富貴可長久。君王縱有情，不奈陳皇后。誰憐類似桃，孰知腰勝柳。今日在長門，從來不如醜。」

¹⁶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4，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323。唐李百藥（565-648），字重規，有詩一卷。全詩「少年飛翠蓋，上路動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搦抱中腰。挂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

¹⁶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57，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7549。唐羅隱(833-909)，原名橫，字昭諫，自號江東生。全詩「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裏紅歌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乍淒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

¹⁶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35，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063。許渾，字用晦，丹陽人，集二卷，編詩十一卷。

雨，山郭夜多雲。何似參禪理，榮枯盡不聞。

再看薛能的〈和楊中丞早春即事〉¹⁷⁰中的「戍客烽樓迴，文君酒幔斜」，美人當壚的畫面，豐富了詩的意境；文君與酒的結合，除了呼應蜀地的特色，美人當壚的意象，加上文君漸被塑造的風流形象，詩人將此一形象與賣酒女子重疊，一種美麗甚至帶點旖旎風情的賣酒女子形象逐漸被塑造而成。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¹⁷¹：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這首詩是在臨行時餞別的宴席上所作。詩中寫離席上的情景，抒發了詩人對國家大事的感慨。詩的首聯點出了「離席」，上句是泛言，下句是特指，兩相對照，更見出後者的重壓。頷聯上承第二句「世路干戈」，寫邊境多事情勢。頸聯又由遠而近，正寫離席情景。「醒客」是指作者自己，「醉客」指餞行席上的醉客，喻指其為渾渾噩噩、不關心國事的庸碌之輩。末聯上承「醉客」，用相如與文君故事，並切蜀中典故。意思指成都市上有美酒可送老，更有卓文君這樣的美女在壚前賣酒，那麼就醉吧！別再管什麼家國大事了，就乾脆在這有酒有美女的地方終老吧！兩句措詞深婉，

¹⁷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5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474。薛能，字太拙，汾州人，有集十卷，今編詩四卷。〈和楊中丞早春即事〉：「貴宅登臨地，春來見物華。遠江橋外色，繁杏竹邊花。戍客烽樓迴，文君酒幔斜。新題好不極，珠府未窮奢。」

¹⁷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39，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160。

表面看去像是讚美，實則是婉諷，作者的心情其實是極為沉痛的。雖然詩是感傷的，甚至有那麼點諷諭意味，但作者欲以文君當壚、相如滌器這樣的畫面做一對比，也可以看出文君相如故事在文人心目中的份量了。

三、茂陵與琴臺

《史記》載「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可知相如因病辭官後居住在茂陵，也終於茂陵，可見他在茂陵這段期間，是有病纏身的。詩人在寫到茂陵時，也常提到「茂陵多病」一事，例如李端的〈茂陵山行陪韋金部〉¹⁷²：

宿雨朝來歇，空山秋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此詩扣住茂陵地名，作者自比司馬相如。茂陵是漢武帝的陵墓，相如在最後被派了個守武帝陵墓的閒職，病後也在此終老，以相如的才智與遠大的抱負，不但不被重用，反而被冷落，這令許多文人感到不平與惋惜，所以也成為後世文人藉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怨憤之情的題材。我們可以再看李賀的〈詠懷〉¹⁷³二首其一：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

¹⁷² 見丁成泉等編：《古今詩粹》，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頁342。本篇一作祖詠詩，題為〈贈苗發員外〉。

¹⁷³ 見聖祖御製：《全唐詩》卷390，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4395。唐李賀，(790-816)字長吉，福昌人，著有昌谷集。

帝，棄之如斷梗。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這首詩分兩部分，前四句寫茂陵家園的環境及司馬相如的優閒自得的生活情趣。首聯點出地點在茂陵，「綠草垂石井」則勾勒出一幅逼真、情趣盎然的畫面。頷聯則寫相如在賦閒的日子裡，不僅有清幽的景物可欣賞，還有愛妻的朝夕相伴。面對知音的妻子，用琴聲傾訴心曲，望著她美麗的鬢影，怎能不陶然欲醉？後四句則點出相如雖才智過人卻未獲重用，這是朝廷不重視人才的結果。作者字句斟酌，用最經濟的筆墨從各個側面充分而準確的反映了司馬相如生前的落寞和死後的虛榮。

這是李賀因不得舉進士，閒賦在家中，儘管家鄉清幽，又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難以排遣苦悶心情，所以藉司馬相如的遭遇，抒發自己的感慨。作為一個閱讀史傳的「讀者」，李賀對於史傳所載的相如事蹟，獨取其晚年閒居、病篤、遺書部分發為吟詠，慨歎文人生前不遇，死後卻因著述而能影響君王。不同的讀者，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理解某種本文往往產生不同的反應，以李賀所處的時代及生平挫折際遇，可知此一詩作寄寓相如的原因。再看杜甫的〈琴臺〉¹⁷⁴：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似人間肆，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
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此詩是杜甫晚年在成都憑弔司馬相如遺跡琴臺時所作。琴臺，在「成

¹⁷⁴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26，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2443。

都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¹⁷⁵，此地遠離政治中心長安，杜甫應是歷經艱險長途，終於在浣花溪畔獲得暫時的安居，此時他應是對仕途已不再熱衷，在身心皆處於邊陲的心境下完成此詩。

此詩起首凌空而下，從相如與文君的晚年生活著墨，寫他倆始終不渝的真摯愛情，司馬相如雖已年老多病，而對文君仍然懷著熱烈的愛，一如當初，絲毫沒有衰減。詩的起筆不同尋常，用相如、文君晚年的相愛彌深，暗點他們當年琴心相結的愛情的美好。短短二句，如仇兆鰲說：「病後猶愛，言鍾情之至。」¹⁷⁶接著筆鋒陡轉，從相如、文君的晚年生活，回溯到他倆的年輕時代。一個文弱書生，一個富戶千金，竟以「酒肆」來蔑視世俗禮法，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詩人對此情表示了讚賞。「琴臺日暮雲」句，則又回到詩人遠眺之所見，景中有情，耐人尋味。「日暮雲」用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語，感慨今日空見琴臺，文君安在？引出下聯對「野花」、「蔓草」的聯翩浮想。這一聯，詩人有針對性地選擇了「酒肆」、「琴臺」這兩個富有代表性的事物，既體現了相如那種倜儻慢世的性格，又表現出他與文君愛情的執著。前四句詩，從晚年回溯到年輕時代，從追懷古蹟到心中思慕，縱橫馳騁，而又緊相鉤連，情景俱出，而又神思邈邈。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兩句，再現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這一聯是寫由眼前景引起的，出現在詩人眼中的幻象：看到琴臺旁美麗的野花，彷彿是文君當年臉頰上的笑靨；一叢叢嫩綠的蔓草，彷彿是文君昔日

¹⁷⁵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頁808。

¹⁷⁶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頁808。

所著的碧羅裙。結句「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明快有力地點出全詩主題。這兩句是說，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禮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後來幾乎是無人繼起了。正因為詩人深深地了解相如與文君，才能發出這種千古知音的慨嘆。〈琴歌〉中所含之意，在詩人眼中絕不是一般後世輕薄之士慕羨風流，而是值得千古傳誦的真情至愛。¹⁷⁷

學者方瑜在〈接受、反應、詮釋：試說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三首詩〉中引用了拉比諾維茲（Peter J. Rabinowitz）《無盡的迴旋：讀者取向的批評》的「作品的意義生於情境」概念，認為「越來越多的批評家把注意力從本文自身移向本文所依附的情境—包括產生的情境和接受的情境。」¹⁷⁸也就是說，杜甫在親臨琴臺遺跡憑弔時，是主動與情境產生關係，既是主動，那麼他在對本文的接受與取捨方面，便產生強烈的主觀態度，透過杜甫以此強烈的主觀態度創造對文本的新詮釋，我們可以發現，〈琴臺〉表面似乎是詠懷古人、憑弔遺跡的作品，但深入探究後會發現，它更是作者表現個人主觀反應、選擇與詮釋的詩作。詩中彷彿看見相如與文君的恩愛情景，作者甚至感嘆後世像他們這樣勇於抵抗世俗禮法追求真愛的人已經太少了。而「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更可看出，杜甫認為相如對文君的愛情是堅貞不渝的，也可看出他對兩人勇於追求真愛是給予肯定的。在這首只突顯兩人愛情，不言國事，也無關政治及自身前途的作品中，本詩呈現出一種深情、浪漫、唯美的情境。

¹⁷⁷ 見俞平伯等撰：《唐詩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

¹⁷⁸ 拉比諾維茲（Peter J. Rabinowitz）《無盡的迴旋：讀者取向的批評》，收於《當代文學理論》（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張雙英、黃景進等譯（合森文化，頁143），本段引自期刊內容，頁141。

唐詩中，還有多首直接以琴臺¹⁷⁹為題的詩作，內容也都是藉憑弔古蹟，緬懷先人，或是藉此抒發自己不被賞識的抑鬱心情，與杜甫的〈琴臺〉有所不同。例如岑參〈司馬相如琴臺〉¹⁸⁰：

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瑟，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這是首懷古之作，詩人前來憑弔古蹟，感嘆琴臺仍在，但人事已非。類似的詩作還有盧照鄰的〈相如琴臺〉¹⁸¹：

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檟春。雲移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

這也是詩人憑弔相如琴臺古蹟的感懷之作，「作賦客」指司馬相如，「聽琴人」則是卓文君，詩人來到千年前相如文君曾經居住、生活之地，回想相如從貧困到飛黃騰達、意氣風發，最後又由燦爛回歸平淡的晚年，以及文君相如兩人轟烈的愛情故事，不禁感到些許的傷感，感傷曾經熱鬧繁華的雍容之地，經過歲月的洗禮，終還是僅成爲供後人憑弔或甚至蔓草叢生的淒涼地罷了。

¹⁷⁹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頁808。

¹⁸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198，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2043。

¹⁸¹ 見聖祖御製：《全唐詩》卷42，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524。

第二節 《史記》後文君相如故事增益的情節元素引用

一、文君貌美

在唐代詩人眼裡，文君是美麗有文采的，所以在形容女子才貌兼得時常將其比喻為文君，例如元稹〈寄贈薛濤〉¹⁸²：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華陽國志·蜀志》有載：「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這首詩是元稹在離開西蜀之後寄詩給薛濤，表達思念之情所作。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流落蜀中，遂入樂籍。辯慧，工詩，有林下風致。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稱為女校書。出入幕府，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有《洪度集》一卷（貴陽陳矩校刊）。元和四年三月，元稹授監察禦史，出使東川。聽聞西蜀薛濤有詞辯，趁著這次出使到西蜀，他就想辦法認識薛濤，但總是沒有機會。司空嚴綬知其意，就經常安排薛濤去服侍元稹。詩人愛慕薛濤，以錦江能織美錦的特色，

¹⁸²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23，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4651。

點出也孕育出文君與薛濤這兩位才貌兼具的美女，用「鸚鵡舌」、「鳳皇毛」來形容兩人詞辯及文采，以文君來比喻薛濤，可見對文君的才與貌是肯定也是欣賞的。此外，再看白居易〈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¹⁸³：

鬱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還對酒，勝於神女不歸雲。夢中那及覺時見，宋玉荆王應羨君。

這首是以文君當壚的典故讚賞小妓，形容小妓貌美如文君，和一個才色如文君的女人對飲，勝過宋玉荆王與神女的巫山雲雨！

李群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一作〈杜丞相悰筵中贈美人〉）¹⁸⁴：

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一作千朵）雲。風格（一作貌態）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一作肯）教容易見文君。

另外，還有王勃的〈雜曲〉¹⁸⁵：

智瓊神女，來訪文君。蛾眉始約，羅袖初薰。歌齊曲韻，舞亂行分（集作紛）。若向陽臺薦枕，何啻得勝朝雲。

這幾首詩人與妓之間往來的詩詞，對其美貌才度以文君比之，可見在他們眼中，卓文君是才貌兼備的。唐朝婦女女性意識較為自主。尤其當時

¹⁸³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3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4877。

¹⁸⁴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69，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602。

¹⁸⁵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5，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70。

詩壇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與青樓女子的密切交往，他們對於才藝出眾的女子，不但悅其色，慕其才，而且還知其心，而這些女子，對文人將其比喻為文君，也是欣然的，甚至希望自己也能像文君一樣，覓得一個如司馬相如一樣，有才華又能勇敢追求真愛，不畏世俗眼光的伴侶。像元縝、白居易、劉禹錫與女詩人薛濤，元縝與劉采春，陸羽、劉長卿與李冶都是聲色相求、情好志篤、詩詞酬唱的詩旅摯友。

二、鸛鷖裘

「典裘」情節源自於《西京雜記》「…以所著鸛鷖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內容甚至寫出所典之裘事「鸛鷖裘」。鸛鷖，是傳說中五方神鳥之一。張華《禽經注》：「鸛鷖，鳥名，其羽可為裘以避寒。」¹⁸⁶既是神鳥之羽，那麼應是名貴的衣裘。將名貴的「鸛鷖裘」典當後換取美酒，這段情節常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現，例如〈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¹⁸⁷：

…相如不足誇鸛鷖，王恭鶴氅安可方。…

是指連相如的鸛鷖裘都比不上友人所贈的五雲裘。另外還有〈怨歌行〉

¹⁸⁸：

¹⁸⁶ 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80。

¹⁸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167，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1729。全詩為：「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采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群仙長歎驚此物，千崖萬嶺相綦鬱。身騎白鹿行飄飄，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誇鸛鷖，王恭鶴氅安可方。瑤台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

¹⁸⁸ 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62。蕭云：「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甯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鸛鷓換美酒，舞衣罷雕籠。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弦亦絕，悲心夜忡忡。

此詩是寫班婕妤及許皇后因趙飛燕而失寵之事。此外〈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¹⁸⁹其二則有「投箸解鸛鷓，換酒醉北堂」一句，〈對雪醉後贈王曆陽〉¹⁹⁰則有「謝尚自能鸛鷓舞，相如免脫鸛鷓裘」等，都是借鸛鷓換酒的事典，來強調寧可將名貴的衣物典當也一定要換取美酒來與君共飲，也許是同歡，也許是解愁，只要能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些在名貴華麗的身外之物又有何可惜呢？

此外，還有趙嘏〈春釀〉¹⁹¹，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春釀正風流，梨花莫問愁。馬卿思一醉，不惜鸛鷓裘。

以李白此般瀟灑豪邁之詩人，自然不在乎這些身外之物，只要能換得

古辭也。...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

¹⁸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16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1733。全詩為：「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契和天人，陰陽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途，遂成山川限。濛濛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饑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蠡蛤結思幽，蟋蟀傷褊淺。廚灶無青煙，刀機生綠蘚。投箸解鸛鷓，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¹⁹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171，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1759。全詩為：「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辦猛虎須。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曆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鸛鷓舞，相如免脫鸛鷓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¹⁹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5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365。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有渭南集三卷，編年詩二卷，今合編為二卷。

美酒一醉，就像相如一様，不論是與知己暢飲或是獨酌，都能獲得比名衣在身還多的樂趣，透露出瀟灑隨性之氣度。

三、白頭吟

漢代樂府多是民間的生活歌詠，「白頭吟」乍看像是男女廝守到老的情歌，但根據《樂府詩集》所載：「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¹⁹²似更為貼切。故白頭吟指的是白頭廝守的困難，男女決絕的詠歌，內容與題名自成反諷。¹⁹³文君得知相如有再娶之意，寫了一首〈白頭吟〉表達哀怨之情，相如因此打消娶妾之念後，世多用此調寫婦女的被遺棄，例如李白的〈白頭吟〉¹⁹⁴，將文君與相如的故事作了深刻的開掘：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將買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歸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彊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龍須席，從他生網絲。

¹⁹² 宋郭茂倩：〈相和歌辭十六〉，《樂府詩集》卷 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470。

¹⁹³ 本段引自江寶釵：《綿綿思遠道——樂府詩選粹》，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0 年，頁 196。

¹⁹⁴ 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14。黃庭堅題李太白白頭吟後云：「此篇皆太白作，而不同如此，編詩者不能決也。予以為二篇皆太白作無疑，蓋醉時落筆成篇，人輒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稿，不能盡憶前篇，則又隨手書成後篇爾。…」今人詹鍈云：「按二篇語意多同，蓋一詩之兩傳者。…」

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時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其一)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
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
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
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
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
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
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
莫卷龍須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鸚鵡裘在
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
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卻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
不相負，祇今唯有青陵臺。(其二)

兩首詩雖爲一詩兩傳，內容多有重複，但其實意義仍大不同，故將兩首皆錄出。此詩開首云：「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應是李白遊成都時有感此事而作。

第一首藉「漢宮」、「秦草」暗隱漢武帝和阿嬌（陳皇后）的事，詩中陳皇后千金買賦，希望皇帝能回心轉意，而相如爲其寫長門賦後，卻有了異心，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及諷刺啊！而以「兔絲」、「蘿枝」兩草之「一心」、「縈抱」，反襯男子對愛情的不堅貞，「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

相如的無情，在此詩中被強烈的突顯出來！而「覆水」一句，則是文君對相如要說的話，指既以變心，即使再回頭也無法再如當初，而我如果離開了將不再回頭。這是文君對兩人愛情變質後作的決定，也可以說是種警告，告訴相如，她是不可能兩女共事一夫的，若你有二心，那我們就分開吧！李白以文君的角度寫出了「覆水」一句，可見在他眼中的文君，是一個不會對感情隱忍、示弱的人，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對於卓文君這樣的女子是讚賞的，但是對於司馬相如卻多所諷刺。也因為相如的二心，文君相如的故事，在李白的眼中，並不全然是完美的，從一而終堅定不渝才是他所歌頌的，所以他以宋康王欲奪韓憑之妻，夫妻抵死以抗的故事來做對比，更突顯了相如的無情及諷刺。他，也客觀的批判了一個男人對愛情的不忠。

第二首則又從另一個角度描述文君的心情，前半段仍是先以武帝與陳皇后的故事為開端，而從「淚如」開始，便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述一個棄婦的傷痛，接著以杞梁妻的故事作對比，以土且有心，反襯人之無心，深沉的描繪出了棄婦的悲傷及無奈。

另外，汪遵的〈白頭吟〉¹⁹⁵：

失卻青絲素髮生，合歡羅帶意全輕。古今人事皆如此，不獨文君與馬卿。

也是寫出對愛情無法從一而終的感慨，甚至認為世間的愛情自古就是

¹⁹⁵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02，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956。唐汪遵，宣城人，有詩一卷。

如此，不只是文君與相如，新聲代故似是不變的道理。唐代詩人常藉漢言唐，虞世南〈怨歌行〉¹⁹⁶中的「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便是藉漢成帝時班婕妤、趙飛燕故事，代后宮女性一抒孤寂之情懷。另外，張籍〈白頭吟〉¹⁹⁷：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
宮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華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
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
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
若再返，菖蒲花生（集作開）月長滿。

也是以宮廷為背景，寫出宮中棄婦的無奈。在宮中要獲君王寵幸已非常不易，有的甚至終其一生都見不到君王一面，相較於民間夫妻，在宮廷要白首偕老更是難上加難，只能獨自回憶往日歡笑，讓回憶陪她度過漫漫長日，若要君王回心轉意，恐怕是比讓菖蒲開花，讓月亮常圓還難吧！

「白頭吟」除了表達男女不能相守至白首外，也有詩人感嘆白頭或進一步比喻自己不待白頭便不受朝廷重用的雙關用意，就如前詩張籍〈白頭吟〉，也可解讀為作者自比為宮女，被君王冷落所作，另外，駱賓王〈在獄詠蟬〉¹⁹⁸：

¹⁹⁶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02，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471。唐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集三十卷，今編詩一卷。全詩「紫殿秋風冷，彫蕙落（一作白）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疎恨轉深。香銷翠羽帳，弦斷鳳皇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

¹⁹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249。唐張籍（768-830），字文昌，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著有張司業詩，詩集七卷，今編為五卷。

¹⁹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7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848。駱賓王（約 640-684），與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世稱「唐初四傑」，有《駱臨海全集》。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這首詩是詩人因上書諷諫，被誣以贓罪下獄時所作。詩人以蟬起興，以蟬自況，藉詠蟬來表現自己蒙不白之冤的遭遇及清廉高潔而不為人知的品行。「南冠」、「白頭」皆指作者自己，以「白頭」對「玄鬢」作為對比，表達了詩人強烈的悲憤心情。此外，張九齡¹⁹⁹也有數首作品以「白頭吟」來感嘆自己已是白頭遲暮之年：

……憮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在郡秋懷二首〉²⁰⁰其一）

……江潭非所遇，為爾白頭吟。（〈將至岳陽有懷趙二〉²⁰¹）

……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初秋憶金均兩弟〉²⁰²）

其他詩人也有此類詩作，如：

……如何此日嗟遲暮，悲來還作白頭吟。（陳子良〈於塞北春日思

¹⁹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集二十卷，今編詩三卷。

²⁰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7，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76。全詩為：「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慚遠途，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掛冠東都門，采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憮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²⁰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88。全詩為：「湘岸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況復賈生心。草色雖雲發，天光或未臨。江潭非所遇，為爾白頭吟。」

²⁰²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92。全詩為：「湘岸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況復賈生心。草色雖雲發，天光或未臨。江潭非所遇，為爾白頭吟。」

歸〉²⁰³)

……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袁朗(一作邢邵詩)〈秋夜獨坐〉

²⁰⁴)

……風月寂寥思往事，暮春空賦白頭吟。(李紳〈新樓詩二十首·
城上薔薇〉²⁰⁵)

這些詩的共同特點都是以「白頭吟」作結，感嘆時光逝去，青春不再，而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只能緬懷往事，增添惆悵罷了。

四、題橋與長門賦

在《華陽國志》增加了「題橋」及《文選》收錄了〈長門賦〉記載的陳皇后百金買相如賦的故事後，「題橋」與「長門賦」這兩個情節也在唐詩中出現。比如汪遵〈昇仙橋〉²⁰⁶：

²⁰³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39，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498。全詩為：「我家吳會青山遠，他鄉關塞白雲深。為許羈愁長下淚，那堪春色更傷心。驚鳥屢飛恒失侶，落花一去不歸林。如何此日嗟遲暮，悲來還作白頭吟。」唐陳子良，吳人，在隋時為楊素記室，後入唐。集十卷，今存詩十三首。

²⁰⁴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3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432。全詩為：「危弦斷客心，虛彈落驚禽。新秋百慮淨，獨夜九愁深。枯蓬唯逐吹，墜葉不歸林。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唐袁朗，雍州長安人，集十四卷，今存詩四首。

²⁰⁵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481，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5479。全詩為：「薔薇繁豔滿城陰，爛熳開紅次第深。新蕊度香翻宿蝶，密房飄影戲晨禽。寶閣織婦慚詩句，南國佳人怨錦衾。風月寂寥思往事，暮春空賦白頭吟。」唐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追昔游詩三卷，雜詩一卷，今合編為四卷。

²⁰⁶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02，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956。

題橋貴欲露先誠，此日人皆笑率情。應訝臨邛沽酒客，逢時還作漢宮卿。

岑參也有一首同名作品：

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²⁰⁷

兩詩都是寫相如在橋柱上題詩時，還沒有被天子重用，之後衣錦榮歸，實現當初所立「乘赤車駟馬，不過如下也。」的弘志，讓當初看輕他的人對他刮目相看。這將己志題於市門上，未揚名立萬不回故鄉，展現了男兒志在揚名立萬的積極企圖心的「題橋」情節，獲得許多文人青睞，甚至將相如飛黃騰達前後的故事情節強化，用發達前的落魄對比之後的榮歸，一吐士人失意於政壇的怨氣，無怪成爲文人愛引用的題材。

而「長門賦」是以武帝寵幸衛子夫，冷落陳皇后，皇后爲使武帝回心轉意，特以黃金百斤請相如寫賦的故事，諷刺司馬相如作賦讓武帝回心轉意，而自己卻變心欲娶茂陵女，試看崔道融²⁰⁸的兩首〈長門怨〉：

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²⁰⁹

²⁰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198，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2043。岑參，南陽人，有集八卷，今編四卷。

²⁰⁸ 唐崔道融，荊州人，有申唐詩三卷，東浮集九卷，今編詩一卷。

²⁰⁹ 兩首皆收錄在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714，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8206、8208。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以陳皇后所居之長門宮及相如所作〈長門賦〉為題，先寫皇后失寵後長門宮的冷清，是因為君王已另結新歡，雖然百金買賦，但諷刺的是寫賦的這位大文豪，也是負心漢一個。再看李商隱的〈戲題友人壁〉²¹⁰：

花徑逶迤柳巷深，小闌亭午轉春禽。相如解作長門賦，卻用文君取酒金。

〈長門賦〉裡字字深情喚君心，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但他自己卻不憶貧賤時，慧眼識英雄的糟糠妻。在李商隱看來，卓文君不僅有當壚沽酒的豪氣，與相如甘於貧窮，無怨無悔，則顯現出她的負責與堅持的勇氣，「文君不厭馬卿貧」（錢起〈送褚大落第東歸〉²¹¹），更寫出了文君的識人，但「相如卻厭糟糠妻」，這是多麼諷刺的事啊！

寫〈長門賦〉時的司馬相如，正是位高金多之時，在他貧困之時，有幸能獲君王賞識，飛黃騰達，但人的際遇起起伏伏，也有可能再度被冷落，自雲端跌至谷底，在後宮如此，在政壇亦是如此，韓偓〈中秋禁直〉²¹²：

²¹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54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209。

²¹¹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236，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2604。唐錢起，字仲文，吳興人，生卒年不詳，為大曆十才子之一，與王維唱和，有錢仲文集。全詩為：「離琴彈苦調，美人慘向隅。頃來荷策干明主，還復扁舟歸五湖。漢家側席明揚久，豈意遺賢在林藪。玉堂金馬隔青雲，墨客儒生皆白首。昨夢芳洲採白蘋，歸期且喜故園春。稚子只思陶令至，文君不厭馬卿貧。剡中風月久相憶，池上舊遊應再得。酒熟寧孤芳杜春，詩成不枉青山色。念此那能不羨歸，長楊諫獵事皆違。他日東流一乘興，知君為我掃荆扉。」

²¹²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8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7788。唐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有翰林集一卷，香奩集一卷，今合編四卷。

星斗疏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闌。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
貝闕寒。天襯樓外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只為長門賦，
未識君臣際會難。

韓偓寫禁中入職之所見所聞，當此君臣際會，自有一段忠君愛國念頭，故託長卿以自況，尾聯兩句謂才華出眾的相如只知淪落可憐，未知君臣遇合後更不易也。〈長門賦〉從感嘆君王喜新厭舊的後宮冷暖，進而嘆相如的二心，文君的〈白頭吟〉，甚至感嘆相如晚年遭君王冷落，滿腹才華卻不被賞識，這樣的題材，引起多少文人的共鳴，藉此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有的從相如寫賦時的氣意風發至晚年落寞的政治前途對照寫起；有的以嬪妃遭受冷落暗喻自己，詩人將歷史故事與自身經歷相結合，借古喻今，豐富了此一題材。

第三節 唐詩文君相如故事情節的運用

從《史記》到《西京雜記》，經過後人的增益或潤飾，文君相如的故事發展至唐代，已有完整的架構，我們已能由史料及增益後故事情節的引用中看出，唐代詩人對這一題材是充滿興趣的，而且能藉由既有的情節元

素，配合時代背景及作者個人經歷，加以創新、開展，使內容更趨豐富多元。例如詩人以相如彈奏琴歌以及琴心相挑的情節，來敘述愛情的浪漫、對比失去愛情的失落，或是藉琴音的相知，來表達知音難覓，以「琴」喻「情」，使此一題材的運用更加開闊了。

此外，當壚賣酒的典故，也與蜀地相結合，成為蜀的代表性文物，許多詩人在酬唱詩或與友人餞別詩中，多以蜀地著名的人、事、物來作為蜀地的代稱，人文君相如及其故事情節，例如綠綺琴、文君酒等、便是最具代表性的題材。而詩人更將文君當壚的形象投射至賣酒女子的形象塑造，使賣酒女子在詩中呈現出一種風流多情又不失個性的形象。

至於茂陵老病與琴臺遺跡，更是文人抒發懷才不遇感慨的最佳引例。用昔日得意氣風發來對比今日的落寞淒涼，道盡多少官場冷暖與君臣際會的多變，詩人多以今昔的強烈對比來強調世事的無常，給人無盡惆悵之感。

至於將情節增益後的題材，也在這時期被大量引用，詩人不在乎這是否即為史實，而是相信這些增益的情節，不但能豐富故事本身，也能給他們更多的靈感，比如對文君外貌的描述，讓我們對古代美人的標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文君的美人形象也成為後人在敘述此故事時不可或缺的情節元素，甚至在形容美女時，直接以文君比喻，形容一位女子如文君一樣才貌兼具，對她們而言是種讚賞。

而白頭吟除了直接對相如有二心欲納妾這段情節的描述外，也著重文

君的心情描寫，對文君不僅寄予同情，更對她的識人與堅持予以肯定，而這情節也常與長門怨相結合，寫出棄婦的心情。另外，這一題材也被詩人用來感嘆自己不待白頭便不受朝廷重用，成為引用最廣泛的題材。鸛鷖裘與題橋則受到立志要揚名的文人青睞，以展現其理想抱負，立誓要揚名立萬的決心。

總之，文君相如的故事到唐代，透過唐代詩人的吟誦，將前朝增益的情節元素大量引用，並且融入個人生活經驗及處事態度，使得這一歷史故事在唐代有了更多元的發展，也使這一故事架構更加完整並趨於成熟。



第五章 唐詩中的文君相如形象

從唐詩對相如文君情節元素引用的豐富性看來，唐代詩人不僅對相如文君的愛情故事加以歌頌，也對相如的二心加以批判、對文君的遭棄寄予同情，甚至利用故事中的部分情節元素作為借代，藉以抒發自己的心情或感觸，形成古典詩詞中的一種特殊比興手法。總之，詩人對此題材是深感興趣的，他們能藉由既有的情節元素，配合時代背景及作者個人經歷，加以創新、開展，使內容更趨豐富多元。

而對於文君相如的形象，也因詩人多元的呈現更加鮮明，本篇嘗試透過詩人對此故事情節的引用，來了解唐詩中的文君相如形象，並將兩人形象分別探討之。

第一節 文君形象的塑造

從《史記》到《西京雜記》，文君的形象從「新寡，好音」逐漸被塑造為「風流」、「放誕」，這或許是因為私奔不是一般女子有勇氣去做，也不是社會道德所能認同的，所以能勇於私奔面對大眾，對一個女子而言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才讓文君給人一種不同於一般溫婉女子的形象。

而到了唐詩，文君的容貌才華更獲詩人肯定，詩人對其容貌、才華甚至面對感情的態度都有更多的想法，使文君容貌及性格形象更加具體，以下便針對其外在容貌及內在性格分別探討。

一、容止才度

唐詩中對如《西京雜記》所提：「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這類直接對文君容貌作敘述的作品較少，多是以描寫其服飾裝扮或氣質突顯其美，例如杜甫的〈琴臺〉：「野花留寶靨，尚蔓草見羅裙。」琴臺旁美麗的野花，彷彿是文君當年臉頰上的笑靨；一叢叢嫩綠的蔓草，彷彿是文君昔日所著的碧羅裙，「寶」、「靨」二字呈現出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另外，李賀的〈詠懷〉：「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透過琴聲，相如向他的妻子傾訴深情，文君凝神傾聽，春風拂過她的臉龐，吹起她烏黑柔軟的鬢髮，望著美麗的妻子，這樣的神采及氣質，讓相如久久凝視，不捨移開。

除了直接寫文君之美，詩人在形容美人時，也喜歡將其比喻為文君，例如王勃的〈雜曲〉：

智瓊神女，來訪文君。蛾眉始約，羅袖初薰。歌齊曲韻，舞亂行
分。若向陽臺薦枕，何啻得勝朝雲。

此外，詩人也喜歡將名妓與文君相比喻，最突出的要算是元稹的〈寄贈薛濤〉了：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
鳳皇毛。……

詩人以錦江能織美錦的特色，點出也孕育出文君與薛濤這兩位才貌兼具的美女，用「鸚鵡舌」、「鳳皇毛」來形容兩人詞辯及文采。這首元稹驚服薛濤的詩才、辯才，引為知己而贈的詩作，對薛濤的姿色、辯才及文采都給予極高贊譽，而將薛濤比之文君，也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對文君才色的高度評價。

此外，白居易〈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李群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等，這幾首詩人與妓之間往來的詩詞，對其美貌才度皆以文君比之，而且在描寫時往往不單形容其才色，總還帶點風流意味，可見在他們眼中，卓文君不僅是才貌兼備，甚至還有一種唐代才女的瀟灑豪放，這或許是承襲前朝對文君「風流」、「放誕」的形象而來。而這些唐代的才女，多非大家閨秀，而是才貌兼具的名妓，她們多與當時詩壇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有密切的交往，往來唱和。從詩人喜將名妓與文君相比喻可知，

文君在他們眼中，就如同這些才女一樣，既有美貌文采，又有個性。而這些女子，對文人將其比喻為文君，也是欣然的，甚至希望自己也能像文君一樣，覓得一個如司馬相如一般，有才華又能勇敢追求真愛，不畏世俗眼光的伴侶。

詩人不僅認為文君有文采，早在《史記》便清楚寫出文君「好音」，對於音樂，文君也有不俗的素養，「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²¹³能解得相如透過琴所要傳達的心意，足見文君的音樂造詣頗高。

除了音樂的素養，唐詩中開始出現「文君錦」一詞。張何²¹⁴的〈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²¹⁵對唐代蜀錦紋樣作了相當細緻的描述：

……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揚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回文之重錦，艷傾國之妖質。……

既寫出了文君之美艷，又描繪了蜀錦之精妙。我們也從中知道了文君的另一項才華－「織錦」，而能織「回文」之錦，則又可看出文君的文采也相當不凡，所以羅隱有〈題袁溪張逸人所居〉²¹⁶一詩：

²¹³ 見宋郭茂倩：〈相和歌辭五〉，《樂府詩集》卷 30，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440。盧思道，〈蜀國弦〉：「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雪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²¹⁴ 張何，大歷中曾應時士第，應為中唐時人，餘無考。從題目可知，此賦應是作者寓蜀時所作。

²¹⁵ 見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 67，《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19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319。「…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云：…其始人也，疑芳樹影落漳中；少將妄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回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寫蜀錦的華麗。

²¹⁶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8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7587。

蒲梢獵獵燕差差，數裏溪光日落時。芳樹文君機上錦，遠山孫壽鏡中眉。雞窗夜靜開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若使浮名拘絆得，世間何處有男兒。

「芳樹文君機上錦」描寫文君所製的蜀錦有如「芳樹影落漳中」、「晴霞色照潭底」，可見出色。李群玉〈臨水薔薇〉²¹⁷也有「似濯文君錦，如窺漢女妝。」一詞，還有鄭谷的〈錦二首〉²¹⁸（其一）：

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雁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窠名。

也都提到文君錦的知名，足見唐代認為文君還有製錦的才華，而且相當聞名。

貌美、懂琴、能文，甚至還能製錦，文君在唐代詩人眼裡不啻是多才多藝的，而這樣一位才華洋溢的女子，其氣質形象又是如何？

首先是文人將文君形象與酒結合，美人當壚的意象，將文君原本的風流形象與賣酒女子重疊，一種美麗甚至帶點旖旎風情的賣酒女子形象逐漸

²¹⁷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8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6591。全詩：「堪愛複堪傷，無情不久長。浪搖千臉笑，風舞一叢芳。似濯文君錦，如窺漢女妝。所思雲雨外，何處寄馨香。」

²¹⁸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 680，台北：宏業書局，1977 年，頁 7738。

被塑造而成。「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²¹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西涼伎〉）寫酒樓裡，當壚者稱文君，伴客的酒女稱莫愁，熙熙攘攘的恣意行樂，安慰離鄉背井的邊疆將士，讓他們忘卻思鄉之苦。這是元稹見邊將之宴樂嬉游，作視河湟之長期淪沒感慨賦成，以蜀地與文君、酒的關係結合，呈現出一種內地風情。齊己的〈送人入蜀〉：

何必閑吟蜀道難，知君心出嶮巖間。尋常秋泛江陵去，容易春浮錦水還。兩面碧懸神女峽，幾重青出丈人山。文君酒市逢初雪，滿貰新沽洗旅顏。

友人即將遠行，到道路崎嶇偏遠的蜀地，雖然偏遠，但當地美酒頗負盛名，在初雪時，蜀地的美酒是正熱鬧的迎接跋涉來的旅客，一洗他們疲憊的身軀及容顏。

「文君酒」不僅是酒名，更因美人當壚給人一種艷麗瀟灑的意象。羅隱〈桃花〉²²⁰：

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裏紅歌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乍淒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

²¹⁹ 見元稹著，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頁114。

²²⁰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657，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7549。羅隱，字昭諫，原名羅橫，餘杭人，自號江東生。

寫桃花的丰姿，以「文君酒」、「宋玉牆」比擬，一種艷麗的形象便跳脫出來。但這種艷麗，又不似一般酒家女子的俗豔，而是流露著一種自信的風情。因為才色雙全，才有自信；因為自信，才能瀟灑；因為有酒，才能豪邁。能不顧世俗眼光，拋頭露面當壚賣酒，我們看見了一個勇敢、自信、瀟灑、豪放的才女形象，而唐代詩人塑造的這個文君形象，也與當時的才女形象相吻合。

二、閨怨棄婦

從文君的私奔與當壚賣酒，我們可以發現文君勇敢果決的一面，文君相如兩人的愛情故事也讓人津津樂道，但自《西京雜記》增添了「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一段情節後，文君又被塑造了閨中怨婦與棄婦的形象，最突出的要算是李白的兩首〈白頭吟〉了，而這兩首〈白頭吟〉語意雖多相同，但對文君的描述仍有不同之處，故將與文君相關部分分述如下²²¹：

（其一）……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

（其二）……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鸛鶴裘在錦屏

²²¹ 此二詩篇幅大且在前章已述，故此處僅摘錄與文君相關之部分。

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
雙對可憐影。覆水卻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

第一首並未將文君得知相如將聘私室的情緒作太多描寫，突顯的是文君贈相如〈白頭吟〉，表達與君決絕之意。文君知相如有二心，於是向相如說明若聘私室，寧可選擇分離，也不願與別的女人共事一夫的決定，最後的「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則是進一步強調覆水難收，夫妻恩情難再，即使再續夫妻之緣，也無法像當年一樣恩愛如昔。文君明白告訴相如，知道他的心已動搖，即便再挽回也難以改變「曾經變心」的事實。她不哭鬧、不強求、只有堅定的告訴夫君她的決定，就如《玉臺新詠》的〈皚如山上雪〉中所述：「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而既然已有二心，那麼也沒有甚麼好值得挽留的了。從這首詩中，再次強調了文君的堅定，也強調了文君與一般委曲求全的棄婦不同，她既不傷心哭鬧，也不失意自憐，這樣的個性，也與勇敢私奔、當壚的文君形象相吻合。

第一首詩突出了文君的果決性格，第二首則寫又從另一個角度寫出了文君面對丈夫的二心的傷痛，尤其「淚如」兩句，深刻的描繪出了一個棄婦無心打扮、形影憔悴的可憐形象，「長吁」則寫出棄婦的哀怨。《詩經》中已有描寫婦女因思念征人而無心打扮，蓬首垢面的描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衛風·伯兮〉²²²，以此來表現對丈夫的思念之深之久。從此以後，懶得梳頭或無心畫眉幾乎成了思婦的標準姿態，這個母題之所以被後世的詩人廣泛採用，而且不斷花樣翻新，一直貫串了古代詩歌史，不只因為它形象的傳達了思婦的一種普遍心

²²² 《景印古本五經讀本》，香港：香港啓明書局，1970年，頁26。

態，也與男性中心文學對這種態度非常欣賞有關²²³。

文君此一棄婦的形象，與前詩主動求去的果決形象截然不同，可見李白是從不同角度描寫文君，一個是性格獨立果決的女性形象；一個則是從一般的棄婦形象，一個強調了文君的個性；一格則強調了故事性，兩者角度雖不同，但對相如的指責卻是一致的。

從兩首詩中，我們發現《西京雜記》的〈白頭吟〉，塑造了文君果決或棄婦兩種形象，但唐人對其棄婦的形象較為關注。所以唐詩中大多描述文君見棄的幽怨哀傷，或是寂寞的閨怨情懷，例如李餘的〈臨邛怨〉：「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伴文君。」寫出文君妝成卻無人欣賞的惆悵，以及等不到丈夫歸來，只有當年傾訴丈夫愛意的那只琴相伴的寂寞情懷。而那只傳誦著兩人愛情故事的綠綺琴，只能教文君回憶丈夫當年的熱情，但當琴音一揚起，歷歷在目的往事，只會讓人更加傷感。李商隱的〈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悠揚的琴音怎能知道聽琴人的心酸，越是傾訴著深情的琴音，似乎越強烈對比著今日的淒涼，只會讓失去愛情的聽琴人更加傷感罷了。魚玄機的〈和人〉²²⁴：

²²³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頁46。

²²⁴ 見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804，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頁9053。唐魚玄機，自幼微，一字蕙蘭，長安人，女道士也。咸通中及笄，為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妒不能容，億遣隸咸直觀披戴。

茫茫九陌無知己，暮去朝來典繡衣。寶匣鏡昏蟬鬢亂，博山爐暖麝煙微。多情公子春留句，少思文君晝掩扉。莫惜羊車頻列載，柳絲梅綻正芳菲。

則藉文君的閨思情懷，呈現出自己內心多情世界的空虛，及渴望得到撫平的心情。而李益的〈奉和武相公春曉聞鶯（一作蜀川聞鶯）〉：「分明似寫文君恨，萬怨千愁弦上聲。」則寫出文君對丈夫二心的愁忿與怨恨，表達文君的幽怨心情。李昌鄴的〈和三鄉詩〉：「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更把棄婦寫成「泣婦」，寫出文君的無奈及無助。

私奔與當壚除了塑造了文君的勇敢與堅決形象，也讓人津津樂道於她的「識人」，但諷刺的是，文君識得相如的才華，卻不識相如的薄情，所以才會在後來必須面對丈夫的二心，對於丈夫喜新厭舊，唐詩描述了文君的心情，有無奈，有幽怨，但這樣的閨怨或棄婦形象，又有別於一般的棄婦形象，這是因為文君在面對丈夫有納妾之意時，主動提出決絕，表達不與人共事一夫，寧可成全他人的決心，這不僅表現出對愛情不容有瑕疵的果決，也讓我們看到文君的「能捨」。這與一般被動的承受被棄之痛的女性有所不同，而是雖然有決絕的決心，但又並非無情，對丈夫的貳心仍是很感傷的，雖然感傷於丈夫的不專情，詩中並未出現指責語氣，文君深情與氣度由此可見。

對於卓文君為愛情的義無反顧，唐代文人是贊許的。詩人眼中的卓文

君從詩中反應出來，是美麗慧韻，勇於突破傳統的欣賞。就是這樣的形象塑造，讓文君又不同於一般的棄婦，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唐詩對於文君的性格多是讚賞的，對她的愛情多是同情的，而且在同情文君的同時，也對相如作了批判。

第二節 相如形象的塑造

一、喜新厭舊

對於婚後又有納妾之意的相如，他的用情不專是被批判的，在前一節中所提的李白的〈白頭吟〉中便可看出李白對他嚴厲的指責，詩中陳皇后千金買賦，希望皇帝能回心轉意，而相如為其寫〈長門賦〉後，卻有了異心（「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尤其在第二首，李白仔細的鋪陳相如的飛黃騰達及過人文筆（「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接著便接他忘記當初貧困時妻子的不離不棄，而欲另聘私室，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及諷刺啊！在他有錢有權之時，忘卻了曾經同甘共苦的妻子（「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聘私室」），於是李白責備他喜新厭舊，甚至心不如草（「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相如的無情，在此詩中被強烈的突顯出來。

對於相如的薄情，詩人喜歡用〈長門賦〉來作對比，崔道融〈長門怨〉：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諷刺陳皇后重金延聘寫賦喚回君心的人，竟也是與其君王一樣喜新厭舊的薄情人，「錯」字寫出了皇后的錯看，也寫出了對相如的批評與諷刺。李商隱〈戲題友人壁〉「相如解作長門賦，卻用文君取酒金。」相如寫出了深情的〈長門賦〉表達了思婦盼君歸來的心聲，但他自己卻也是個傷人心的薄情人，忘記了曾共患難的妻子，在飛黃騰達後有了二心。虞世南〈怨歌行〉中的「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也以此為背景，同時以班婕妤團扇及文君白頭吟的故事來感嘆世間愛情的無常。

陳皇后的〈長門賦〉、班婕妤的〈怨歌行〉以及卓文君的〈白頭吟〉敘述的都是女性被棄的相同處境，不同的是前兩者的夫婿是君王，君王擁有三妻四妾是必然，但文君的丈夫並不是，而是個有才華的大文豪，甚至憑藉其才華為皇后寫賦，讓君王回心轉意，這樁美談正為人津津樂道，卻沒想到他卻也是用情不專的人，也因此，用〈長門賦〉與〈白頭吟〉來作對比，更能突顯相如的無情與文君的無奈了。所以汪遵的〈白頭吟〉：

失卻青絲素髮生，合歡羅帶意全輕。古今人事皆如此，不獨文君與馬卿。

也以文君相如爲例，寫出對愛情無法從一而終的感慨。雖不是批判相如的無情，但卻說明了似乎這樣的故事，古今都有，文君的哀怨只是千千萬萬女性會面臨的故事罷了。

二、功成名就

關於相如的性格，漢魏時是貶多於褒的。而到了唐代，他對愛情的態度，更被批爲薄情，可見後人多認爲相如對感情是不夠忠貞的，但是對於他在文壇的貢獻，則大多給予肯定。而在《華陽國志》增添了「題橋」情節後，有關士人將己志題於橋上，立誓未功成名就不回故鄉的情節就深受文人喜愛，因爲這展現了男兒志在揚名立萬的積極企圖心，加以相如的文采出眾，之後果然又獲得重用，這三個因素加起來，正是文人夢寐以求的三要素：既有文采，又有企圖心，最後獲得賞識，大展長才。岑參的〈昇仙橋〉²²⁵便是引用了這段典故。另外，汪遵的〈昇仙橋〉加敘了相如題橋前的落魄「應訝臨邛沽酒客，逢時還作漢宮卿」，以對應之後的發達，使情節更具張力。

題橋情節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爲相如的才華獲得肯定，這是文人的理想，加上相如曾經落魄，更給境遇相似的文人莫大的鼓舞，他的成功，也一吐這些落魄文人的怨氣，提醒人們不可看輕失意文人，因爲他們終有翻身的機會。即便是相如在晚年，受到冷落，甚至被賦予一個與其才華能力極不相稱的閒職，也不見相如怨天尤人，而是與妻子回歸平淡生活。詩

²²⁵ 本詩已在上一章的第二節〈題橋與長門賦〉小節中提及，不另贅述。

人對這點是同情的，甚至仍以他的遭遇作為自己懷才不遇鬱悶心情的抒發，許多名為「琴臺」或「司馬相如琴臺」的詩作便是如此，詩人在感懷古蹟的同時，對自己的抱負與理想做了一定程度的宣示，也就是藉古人言己志。而對於他在官場上的「汙點」（《史記》有載「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受金」一事加以淡化，有的只是對他文筆的讚揚、功德的稱許、失意的同情，而不見指責。

因此，我們發現唐代詩人對相如的性格是包容的，雖然會對他的感情態度加以批評，但對他在文學上的貢獻以及才華還有政治作為，都是肯定的。同是蜀人的李白就曾在〈秋於敬亭送從姪崑遊廬山序〉中提到：「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²²⁶在〈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其一中也寫道：「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蜀道迎相如」形容相如功成名就及高官後的大排場。可見大詩人李白對司馬相如的文采也是讚賞的。我們在唐詩中看不到魏晉時代對相如「傲誕」、「慢世」、「越禮」的形容，也看不到批評相如「理侈而辭溢」，對他在文壇上的貢獻質疑。

第三節 文君相如形象的面向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學繁榮鼎盛的時期，也是古代巴蜀文學大放光彩的時期。魏顥²²⁷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

²²⁶ 見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 27，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 年，頁 1267。

²²⁷ 見唐李白著，唐魏顥編，《李翰林集》當塗本，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頁 20。魏顥本名魏萬，曾經為王屋山隱士。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
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
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巴蜀大地孕育產生了司馬相如、楊雄、陳子昂、李白等耀眼的明星。
四川的山水、風土人情陶冶了大批仕蜀、遊蜀的詩人文士，使他們得江山
之助、風土之育，在蜀中創作了大量的優秀詩篇，或抒情言志，或描繪山
川，為古代巴蜀文學增光添彩。而在蜀中流傳最廣，最動人的傳說莫過於
司馬相如及其與卓文君的千古佳話了。他們的故事在唐代是受歡迎及關注
的，在唐詩中是多元的，詩人對這樣的故事人物及豐富的情節有多元的解
讀，所以我們才能在故事情節架構漸趨完整時，從中擷取人物特色或特殊
情節，並融合唐代開放的時代背景及文人自由主觀的意識，讓文君相如的
形象呈現更加多元豐富的面向。

首先，我們發現唐詩對文君的容貌的形容已不似前朝重於五官的描
寫，而著重於體態氣質之描述，詩人會從文君聽琴的優雅、服飾妝扮這些
角度側寫文君之美，或是以才女的形象敘述文君，如描寫其琴藝、文采、
及織錦的技術，塑造出了一個多才多藝的美人形象。所以，以文君為代表，
為後世留下「蜀女多才」的優秀傳統。而這樣的形象，恰與當時的才女形
象吻合，所以，詩人也喜歡以文君比喻當代才女，如薛濤、魚玄機等，這
些才女往往以其特殊的身份活躍在各種社交場合裡。他們大多能歌善舞，
文人們欣賞她們的美麗容顏與靈動的才情，把和她們交往視為雅事，或是

在贈詩給達官貴族侍御時也將其喻為文君，以為讚美。

不過，將文君與這些女子並稱，除了是稱許這些女子的美貌或文采外，還因為文君給詩人一種風流與豔麗形象，這形象是透過與酒的結合而來。一個當壚賣酒的女子，免不了要與酒客應酬往來，這與傳統社會中的女性不同，也是文君與傳統女子最大不同處，所以我們會發現，一個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即使很有才華，也絕不會被比喻為同樣有才華的文君，更不會以文君自比。但是文君的才與貌，加上當壚的形象，卻與這些常與文士名流往來應酬的才女相似，也因而成為文人雅士用來讚美這些才女或她們自喻的對象了。

至於文君被塑造的棄婦形象，緣於相如欲另聘茂陵女的典故。這一情節，與相如文君原本令人稱羨的愛情有很大的落差，也對曾為愛私奔，甚至勇於當壚賣酒的文君是一大打擊，因為支撐她私奔與當壚的勇氣是因為與相如相知的愛，而這個愛已因相如的變心消滅了，以文君這樣性格的女子，怎能接受這事實，所以她選擇結束感情。而雖然決定與夫決絕，面對感情的結束與丈夫的變心，文君仍是傷心的，以她的付出，竟得到如此的回饋，於是我們看見唐詩中有的描述了對文君面對丈夫喜新厭舊的傷感，或是在空閨的惆悵幽怨，有的則稱許她勇於決絕，不自怨自憐的勇氣。而無論詩人對文君是同情或是讚許，我們都可以確定他們對這個與眾不同的女子是喜愛的。

關於司馬相如，他卓越的文學才能及其借辭賦以動人主的進身方式受

到了蜀中學子的敬仰和羨慕，可見相如遺風對唐代士子，尤其是蜀中士子（包括仕蜀和遊蜀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人喜以相如自喻，除了是對其才華的推崇，也有對其終能獲得君主賞識的欣羨，又或者以其晚年境遇抒發己懷，感嘆懷才不遇。而題橋立誓情節，更是許多士人及後世喜歡引用的典故，為失意落魄的文人士子增添多少希望及勇氣，也展現了男兒立誓的企圖心。總之，不論是貧困時仍有遠大抱負的相如，或是得意時意氣風發的相如，甚至失意時甘於澹泊的相如，都是詩人喜歡引用的題材，也都予以正面肯定。

不過這並不表示唐人對相如的評價就全是正面的，司馬貞²²⁸在《史記索隱》中對他的贊語：「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四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卓爾。」²²⁹認為相如有才無行；劉知幾²³⁰在《史通通釋》中也說：「……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毓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傳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²³¹更認為相如之才不足以書諸史傳，給了相如嚴厲的批評。由此可知，唐代對於相如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及其德行，仍是褒貶不一的。

而對於相如愛情的不專，詩人更是批判的，相較於對文君的同情，他們給予相如的便是指責。傳統社會對於男性擁有三妻四妾是能容許的，但

²²⁸ 唐司馬貞，河內人，字子正，生卒年不詳，編纂有《史記索隱》三十卷。

²²⁹ 見漢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卷 117，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頁 1251。

²³⁰ 唐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人。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餘年。

²³¹ 見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5 年。

對於相如卻是嚴苛的，這是因為由文君相如所建立的堅貞愛情形象太鮮明，是世間男女的愛情典範，而這典範在相如有另娶之意後破滅，這是追求浪漫愛情的男女所不能接受的，加以文君的完美形象，更讓相如對她的背叛更被苛責。

從唐詩所傳達的各種相如文君形象看來，不論是何種面向，都是詩人喜愛的題材，透過文君表達對愛情勇於突破傳統及從一而終的理念，透過相如表達文人士子的理想抱負，總之，文君相如的形象在這時代是更加鮮明了。

第六章 結 論

愛情是文學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而一個充滿曲折、與世俗觀念衝突、異想天開情節的愛情故事，更是潛藏著令人感興趣的文學要素，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便是一個例子。他們的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外乎是兩人順應自己的性情，自由戀愛、自主婚姻，之所以耐人尋味，就是因為與中國傳統社會建立的道德觀念相衝突，但其結局卻又是圓滿的，他們挑戰了人們所不敢挑戰的道德觀念，掙脫了人們所不敢掙脫的束縛，並且最終獲得了幸福。他們觸動了人們最原始的渴望——對理想愛情實現的渴望，所以他們的故事成為理想愛情的藍本，後人藉由不斷的歌頌來表達自己對愛情的憧憬。

而同一故事隨著時代的變遷、觀念的衍化、作者主觀的影響，或想表達的主題不同，便有不同的特色及創新的情節產生，而這些情節的增益或改變，就表現出作者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道德判斷與愛情觀。

文君相如的故事，在最初的「文本」——《史記》中，歷經六朝至唐的衍化，情節有了豐富多元的增益。我們可以發現，在《史記》中，文君與相如的愛情故事所佔的篇幅並不多，主要乃在敘述相如的生平及重要的文

學著作，但是到了《西京雜記》，兩人的愛情故事成了作者闡述的重心，不但情節是《史記》所無，而且文君反客為主，通篇皆以文君為主角，包括與相如相謀賣酒、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相如悅其色而引發痼疾、為相如作誄等，都是從文君的角度出發，甚至是由文君居主導地位。

由此可知，《西京雜記》可說是豐富文君相如故事情節的最重要著作，文君的容貌自此深植人心，「白頭吟」的典故，也成為後世文人大量吟詠的題材，而且對文君的性格的有了突出的描述，除了對婚姻從一而終的堅持，面對丈夫納妾的不妥協態度，讓我們看到她堅持與果決的一面，「放誕」與「風流」的形象也從此建立，而這兩種形象同時存在一位女子身上，可以說是空前的。另外，相如的形象也從《史記》中呈現的「好讀書，學擊劍」、「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文壇巨擘加添了「負心漢」形象。

總括來說，漢魏六朝對文君相如的形象已初步建立，再來就是建構文君相如故事的重要情節也逐漸形成。對於相如的評價，可從「才學」與「人品」兩方面來探討，一般雖認為司馬相如的賦在文學史上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賦也引來使否真為風諫而作為討論，有的認為他的賦過於侈麗，失去了風諫的原意，有的則站在賦的形式角度為其辯說。至於「人品」部分，則普遍持較否定的態度。

《西京雜記》所述情節豐富了文君及相如的形象，成了唐詩的重要題材，由「白頭吟」的靈感中，詩人將文君又塑造了新的形象，即棄婦與怨

婦的形象。例如李白的兩首〈白頭吟〉，寫出了文君勇敢決絕堅強，也寫出了文君的傷心無奈，但我們仍可發現，這種棄婦形象與《詩經》描述的棄婦形象是不同的，《詩經》描寫的棄婦大多展現一種怨而不怒的敦厚態度²³²，即使有怨懟或指責，也只是消極的提出，但文君並不指責，反而展現一種主動與堅決捍衛愛情的態度，而就是這種態度，終讓相如回心轉意，打消了納妾的念頭。

文君相如的故事在唐代仍是受歡迎及關注的，而且在唐詩中是多元呈現的，首先，我們發現唐詩對文君的容貌的形容已不似前朝重於五官的描寫，而著重於體態氣質之描述，詩人會從文君聽琴的優雅、服飾妝扮這些角度側寫文君之美，或是以才女的形象敘述文君，如描寫其琴藝、文采、及織錦的技術，塑造出了一個多才多藝的美人形象。

關於司馬相如，他卓越的文學才能及其借辭賦以動人主的進身方式受到了蜀中學子的敬仰和羨慕，可見相如遺風對唐代士子，文人喜以相如自喻，除了是對其才華的推崇，也有對其終能獲得君主賞識的欣羨，又或者以其晚年境遇抒發己懷，感嘆懷才不遇。而題橋立誓情節，更是許多士人及後世喜歡引用的典故，為失意落魄的文人士子增添多少希望及勇氣，也展現了男兒立誓的企圖心。而對於相如愛情的不專，詩人是批判的，相較於對文君的同情，他們給予相如的是指責。透過文君表達對愛情勇於突破傳統及從一而終的理念，透過相如表達文人士子的理想抱負，從唐詩所傳達的各種相如文君形象看來，不論是何種面向，都是詩人喜愛的題材。

²³² 見康正果著：《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頁47。

本論文以「唐詩」為主要研究範圍，藉由唐詩中對文君相如故事的描述，一窺史記至唐詩，文君相如形象的衍變。文君相如故事從漢歷經六朝，到了唐代，其情節架構中終於有了完整的呈現，我們也從詩中看見這一故事的諸元情節如何透過唐代詩人的解讀，呈現出多彩多姿的樣貌，而經由唐詩的開拓，文君相如的故事，到了宋元，以至於明清的戲曲，更是大放異彩，而其情節則是根據漢唐時已建立好的架構加以改編，並未發展新的情節，由此，我們也可了解唐詩中呈現的文君相如故事對明清戲曲的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 (戰國)屈原著，馬茂元主編：《楚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 (戰國)荀況著：《荀子》，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
- * (戰國)孟軻著，董治安，張忠綱主編：《孟子》，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
- *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 《二十五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 (東漢)鄭玄注：《儀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 (東漢)荀悅：《前漢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 *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 (東漢)劉向：《列仙傳》，《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352》，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
- * (晉)葛洪著：《西京雜記》，台北：台灣古籍出版，1997年
- * (晉)葛洪著：《西京雜記六卷》，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刻本，1975年
- * (晉)常璩：《華陽國志》，台北：宏業書局，《函海》，第二卷，1970年

- * (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 45 年
- * (梁)吳均：《西京雜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3 年
- * (陳)徐陵：《玉臺新詠》，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 年
- * (陳)徐陵著，吳兆宜箋注：《箋注玉臺新詠》，台北：廣文書局印行，1966 年。
- * (陳)徐陵撰，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8 年
- * (隋)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撰：《岑參集校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年
- * (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 (唐)盧照鄰注，李雲逸校注：《盧照鄰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 (唐)韓偓著，李繼龍注：《韓偓詩註》，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
- * (唐)韋莊撰，李誼校注：《韋莊集校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年
- * 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 詹鐸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 * (唐)元稹著，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 * (唐)盧綸著，劉初棠校注：《盧綸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 年

- * (唐)李白著，魏顥編：《李翰林集》當塗本，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

- * 李樹正選注：《張籍王建詩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 * (宋)倪思：《班馬異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001》，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 * (宋)李昉作，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 (元)鍾嗣成：《簿鬼錄》，上海：書刊出版社，1957 年

- * (明)凌稚隆輯評，楊慎注解：《史記評林》，天津：天津古籍，1998

年

- * (明)程榮纂輯：《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
- * (明)梅鼎祚：《西漢文紀》，《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3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 196》，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 * (明)高濂：《玉簪記》，台北：天一出版社，1996年
- * (清)董誥等編，陸心源補輯拾遺：《全唐文及拾遺》，台北：大化書局，1987年
- *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
- * 丁成泉等編：《古今詩粹》，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 * 吳樹平等點校：《十三經》（全文標點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二、 今人論著

- *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16年
- *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58年
- * 楊家駱主編：《全元雜劇初編》，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
- * 《景印古本五經讀本》，香港：香港啓明書局，1970年
- * 陳萬鼐：《元明清劇曲史》，台北：鼎文書局，1974年

- * 許東方主編：《劇曲研究》，台北：信誼書局，1978年
- * 程毅中：《古小說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稻鄉出版社，1979年
- * 李又寧，張玉法：《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 李又寧，張玉法：《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 彭鐸：《唐詩三百首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 * 陳鵬：《中國婚姻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
- * 費振剛、仇仲謙譯注：《司馬相如文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1年
- * 江寶釵：《綿綿思遠道——樂府詩選粹》，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
- * 韓雷、于清一：《風流秀女卓文君》，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年
- * 王貴民著：《中國禮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續編》，上海：神州圖書局，1993年
- * 張明葉著：《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 * 成林，程章燦譯注：《西京雜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 *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1994 年
-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 * 蔡靖泉：《楚文學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 張濤：《中國古代婚姻》，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 劉咏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 * 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 * 楊燕起注譯：《史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 傅錫壬編：《大地之歌——樂府》，台北：時報文化，1998 年
- *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附今譯》，台北：里仁書局，1998 年
- *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 年
- *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
- * 游惠遠：《宋元之際婦女地位的變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
- * 龔鵬程：《漢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 劉悅：《女性化妝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
- * 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 姚維著：《才性之辯——人格主題與魏晉玄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 《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

三、 期刊論文

- * 舜生：〈卓文君與王嬙〉，《自由人》，第 111 期，頁 4，1952 年
- * 唐允：〈司馬相如的故事〉，《自由青年》，第 23 期第 2 卷，頁 10-11，1960 年
- * 周燕謀：〈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現代國家》，第 26 期，頁 24-25，1967 年
- * 樸人：〈當鑪豔〉，《自由談》，第 22 期第 7 卷，頁 7-10，1971 年
- * 王幻：〈卓文君韻事〉，《藝文誌》，第 63 期，頁 57-59，1970 年
- * 簡宗梧：〈美人賦辯證〉，《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一期，頁 49-52，1973 年
- * 簡宗梧：〈長門賦辯證〉，《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二期，頁 115-118，1973 年
- * 賈秀：〈王昭君與卓文君〉，《古今談》第 99 期，頁 37-39，1973 年
- * 古苔光：〈西京雜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中外文學》第 11 期，頁 102-118，1974 年
- * 東方明：〈司馬相如一曲琴挑〉，《春秋雜誌》，第 24 卷第二期，頁 51-53，1975 年
- * 毛一波：〈文爲世矩的司馬相如〉，《四川文獻》，第 157 期，頁 65-71，1975 年
- * 古苔光：〈西京雜記的研究〉，《淡江學報》第 15 期，頁 13-55，1977 年

年

- * 葉慶炳：〈禮教社會與愛情小說〉，《幼獅文藝》第 45 卷第 6 期，頁 73-80，1977 年
- * 張大夏：〈卓文君〉，《明道文藝》，第 29 期，頁 97-100，1978 年
- * 方瑜：〈接受、反應、詮釋：試說與「相如、文君」本文相關的三首詩〉，《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頁 139-160，1992 年
- * 施之勉：〈司馬相如卓文君〉，《大陸雜誌》第 75 卷第 5 期，頁 48，1987 年
- * 磯部祐子：〈相如、文君劇之演變〉，《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88 年
- * 齊曉楓：〈相如文君故事意蘊析論〉，《輔仁國文學報》第 10 集，頁 113-140，1994 年
- * 鍾慧玲：〈《詩經》，中女性角色期待的探討〉，《中國文化月刊》，頁 88-109
- * 梯亞：〈文君當鑪相如滌器〉，《澳門雜誌》第 15 期，頁 102-104，2003 年

四、學位論文

- * 洪珠瑛：《相如文君戲曲之研究——以明清雜劇傳奇為範疇》，國立台灣大學，1992 年
- * 葉勵儀：《李杜詩歌之歷史人物形象探討》，私立東海大學，1999

年

- * 周虹伶：《唐代古琴詩研究》，私立輔仁大學，2000 年
- * 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2001 年
- * 梁惠敏：《中國戲曲私奔程式研究》，輔仁大學，2001 年
- * 黃麗玲：《女四書研究》，南華大學，2003 年
- * 王慧瑜：《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世背景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2004 年
- * 李淑婷：《唐詩漢代人物研究》，國立中正大學，2004 年
- * 張銀京：《「相如文君」劇作藝術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2005
年
- * 沈沂穎：《唐人小說中之妓女故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2005 年
- * 左蕙英：《從唐宋小說看婦女地位與形象之轉變》，玄奘大學，2006
年
- * 湯偉嘉：《唐代懷古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2008 年
- * 張世昌：《《華陽國志》研究》，國立師範大學，2007 年

附 錄

（依本文出現順序排列）

一、 漢魏六朝詩歌：

| 詩名 | 作者 | 內容 | 出處 |
|------------|------|--|-------------------------------|
| 琴歌二首 其一 | 司馬相如 | 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時未通 遇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此 方，室邇人遐獨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 《箋注玉 臺新詠》卷9 |
| 琴歌二首 其二 | 司馬相如 | 皇兮皇兮從我棲，得託字尾永為妃。交情通 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興俱起翻高 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 《箋注玉臺 新詠》卷9 |
| 皚如山上 雪 | 無名氏 |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 來相決絕。今日鬥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 禦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 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 嫋，魚尾何篋篋。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 《樂府詩 集》卷30， 相和歌辭五 |
| 為我彈鳴 琴 | 賀澈 | 薄暮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未盡，相 如曲復新。點徽還轉弄，亂爪更留賓，聊持 一弦響，雜起豔歌塵。 | 《藝文類 聚》卷44， 〈樂部四· 琴〉 |
| 賦詠得琴 詩 | 江總 | 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承睫淚， 卓女弄弦心。戲鶴來應舞，游魚聽不沉， 楚妃幸勿嘆，此異丘中音。 | 《藝文類 聚》卷44， 〈樂部四· 琴〉 |
| 蜀國弦 | 盧思道 |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雪浮玉壘夕， 日映錦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 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 《樂府詩 集》卷30， 〈相和歌辭 五〉 |
| 烏夜啼 | 庾信 |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 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 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 頭啼烏恆夜啼。 | 《樂府詩 集》卷47， 〈清商曲辭 四〉 |

| | | | |
|--------|-----|--|--------------------|
| 日出東南隅行 | 陳後主 | 重輪上瑞暉，西北照南威。南威年二八，開牖敞重闈。當壚送客去，上苑逐春歸。鬢下珠勝月，窗前雲帶衣。 <u>紅裙結未解，綠綺自難徽。</u> | 《樂府詩集》卷 28，〈相和歌辭三〉 |
| 對酒歌 | 庾信 |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u>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u> 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脯。山簡接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穀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唯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 《樂府詩集》卷 47，〈清商曲辭四〉 |
| 長歌行 | 梁元帝 | <u>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u> 無勞蜀山鑄，扶授採金錢。人生行樂爾，何處不留連。朝為洛生詠，夕作據梧眠。忽茲忘物我，優遊得自然。 | 《樂府詩集》卷 30，〈相和歌辭五〉 |
| 當壚曲 | 簡文帝 | 十五正團圓，流光滿上蘭。 <u>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鞍。</u> 迎來挾琴易，送別唱歌難。欲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寬。 | 《樂府詩集》卷 63，〈雜曲歌辭三〉 |
| 大堤曲 | 楊巨源 | <u>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u> 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侶掛帆多。自傳芳酒澆紅袖，誰調妍妝回翠娥。珍簾華燈夕陽後，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搖盪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北人多識綠雲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別煙波傷玉顏。 | 《樂府詩集》卷 48，〈清商曲辭五〉 |
| 蜀國弦 | 簡文帝 | 銅梁指斜穀，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盛，劍騎鬱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好遊娛。牲祈望帝祀，酒酌蜀侯誅。 <u>江妃納重聘，卓女愛將雛。</u> 停弦時系爪，息吹治脣珠。脫衫湔錦浪，回扇避陽烏。聞君握節返，賤妾下城隅。 | 《樂府詩集》卷 30，〈相和歌辭五〉 |

二、 唐詩

| 詩名 | 作者 | 內容 | 出處 |
|------------|-----|---|------------|
| 司馬相如琴歌 | 張祜 | 鳳兮鳳兮非無鳳，山重水闊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 《全唐詩》卷 510 |
| 閉門羹 | 史鳳 | 一豆聊供游冶郎，去時忙喚鎖倉琅。 <u>入門獨慕相如侶，欲撥瑤琴彈鳳凰。</u> | 《全唐詩》卷 802 |
| 答孫玄照 | 王仙仙 | 鴛鴦相見不相隨，籠裡籠前整羽衣。但得他時人放去，水中長作一雙飛。 | 《全唐詩》卷 863 |
| 孫玄照琴中歌贈王仙仙 | 孫玄照 | <u>相如曾作鳳兮吟，昔被文君會此音。今日孤鸞還獨語，痛哉仙子不彈琴。</u> | 《全唐詩》卷 863 |
| 贈蕭煉師 | 許渾 | 曾試昭陽曲，瑤齋帝自臨。紅珠絡繡帽，翠鈿束羅襟。雙闕胡塵起，千門宿露陰。出宮迷國步，回駕軫皇心。桂殿春空晚，椒房夜自深。急宣求故劍，冥契得遺簪。暗記神仙傳，潛封女史箴。壺中知日永，掌上畏年侵。 <u>莫比班家扇，甯同卓氏琴。</u> 雲車辭鳳輦，羽帔別鴛衾。網斷魚遊藻，籠開鶴戲林。洛煙浮碧漢，嵩月上丹岑。露草爭三秀，風篁共八音。吹笙延鶴舞，敲磬引龍吟。旄節纖腰舉，霞杯皓腕斟。還磨照寶鏡，猶插辟寒金。東海人情變，南山聖壽沈。朱顏常似渥，綠發已如尋。養氣齊生死，留形盡古今。更求應不見，雞犬日駸駸。 | 《全唐詩》卷 537 |
| 送夏侯審游蜀 | 李端 | 西望煙綿樹，愁君上蜀時。同林息商客，隔棧見眾師。石滑羊腸險，山空杜宇悲。 <u>琴心正幽怨，莫奏鳳凰詩。</u> | 《全唐詩》卷 285 |
| 寄蜀客 | 李商隱 |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 《全唐詩》卷 540 |
| 臨邛怨 | 李餘 | 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沈香慢火熏。 <u>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伴文君。</u> | 《全唐詩》卷 508 |
| 琴贊 | 李白 |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 <u>斲為綠綺，徽聲粲發。</u> 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 《全唐詩》卷 540 |

| | | | |
|--------|-----|--|----------------|
| 聽蜀僧濬彈琴 | 李白 |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 《全唐詩》 卷 184 |
| 送崔珣往西川 | 李商隱 |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葡萄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 《全唐詩》 卷 539 |
| 送人入蜀 | 齊己 | 何必閑吟蜀道難，知君心出嶮巖間。尋常秋泛江陵去，容易春浮錦水還。兩面碧懸神女峽，幾重青出丈人山。文君酒市逢初雪，滿貫新沽洗旅顏。 | 《全唐詩》 卷 846 |
| 送蜀客 | 張祜 | 楚客去岷江，西南指天末。平生不達意，萬里船一發。行行三峽夜，十二峰頂月。哀猿別曾林，忽忽聲斷咽。嘉陵水初漲，岩嶺耗積雪。不妨高唐雲，卻藉宋玉說。峨眉遠凝黛，腳底穀洞穴。錦城晝氤氳，錦水春活活。成都滯遊地，酒客須醉殺。莫戀卓家壚，相如已屑屑。 | 《全唐詩》 卷 510 |
| 蜀中三首其一 | 鄭谷 |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閑。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征蠻。 | 《全唐詩》 卷 676 |
| 宮怨 | 於瀆 | 妾家望江口，少年家財厚。臨江起珠樓，不賣文君酒。當年樂貞獨，巢燕時為友。父兄未許人，畏妾事舅姑。西牆臨宋玉，窺見妾眉宇。一旦及天聰，恩光生戶牖。謂言入漢宮，富貴可長久。君王縱有情，不奈陳皇后。誰憐頗似桃，孰知腰勝柳。今日在長門，從來不如醜。 | 《全唐詩》 卷 20 |
| 少年子 | 李百藥 | 少年飛翠蓋，上路動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搵抱中腰。挂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 | 《全唐詩》 卷 24 |
| 桃花 | 羅隱 | 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裏紅歌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乍淒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 | 《全唐詩》 卷 657 |

| | | | |
|-------------|-----|--|----------------|
| 春醉 | 許渾 | 酒釀花一樹，何暇卓文君。客坐長先飲，公閑半已曛。水鄉春足雨，山郭夜多雲。何以參禪理，榮枯盡不聞。 | 《全唐詩》 卷 535 |
| 杜工部蜀中離席 | 李商隱 |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 《全唐詩》 卷 539 |
|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 | 李端 | 宿雨朝來歇，空山秋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 《古今詩粹》 |
| 詠懷 | 李賀 |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 《全唐詩》 卷 390 |
| 琴臺 | 杜甫 |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似人間肆，尚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尚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尚寥寥不復聞。 | 《全唐詩》 卷 226 |
| 司馬相如琴臺 | 岑參 | 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瑟，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 《全唐詩》 卷 198 |
| 相如琴臺 | 盧照鄰 | 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檟春。雲移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 | 《全唐詩》 卷 42 |
| 寄贈薛濤 | 元稹 |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 《全唐詩》 卷 423 |
| 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 | 白居易 | 鬱金香汗裊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還對酒，勝於神女不歸雲。夢中那及覺時見，宋玉荊王應羨君。 | 《全唐詩》 卷 438 |
| 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 | 李群玉 | 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 《全唐詩》 卷 569 |
| 雜曲 | 王勃 | 智瓊神女，來訪文君。蛾眉始約，羅袖初薰。歌齊曲韻，舞亂行分。若向陽臺薦枕，何啻得勝朝雲。 | 《全唐詩》 卷 55 |

| | | | |
|--------------------|----|--|----------------|
| 酬殷明佐 見贈五雲 裘歌 | 李白 |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采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群仙長歎驚此物，千崖萬嶺相縈鬱。身騎白鹿行飄飄，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跨鸕鷀，王恭鶴氅安可方。瑤台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 | 《全唐詩》 卷 167 |
| 怨歌行 | 李白 |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甯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鸕鷀換美酒，舞衣罷雕籠。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弦亦絕，悲心夜忡忡。 | 《李白集校注》 |
| 春釀 | 趙嘏 | 春釀正風流，梨花莫問愁。馬卿思一醉，不惜鸕鷀裘。 | 《全唐詩》 卷 550 |
| 白頭吟 | 李白 |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卷龍須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鸕鷀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卻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唯有青陵臺。 | 《李白集校注》 |

| | | | |
|----------|-----|---|----------------|
| 白頭吟 | 汪遵 | 失卻青絲素發生，合歡羅帶意全輕。 <u>古今人事皆如此，不獨文君與馬卿。</u> | 《全唐詩》 卷 602 |
| 怨歌行 | 虞世南 | 紫殿秋風冷，彫夢白(集作落)日沈。裁紉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疎恨轉深。香銷翠羽帳，弦斷鳳皇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 <u>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u> | 《全唐詩》 卷 602 |
| 白頭吟 | 張籍 | <u>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u> 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宮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華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生(集作開)月長滿。 | 《全唐詩》 卷 20 |
| 在獄詠蟬 | 駱賓王 |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u>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u>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 《全唐詩》 卷 78 |
| 在郡秋懷 | 張九齡 |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慚遠途，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掛冠東都門，采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 <u>憮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u> | 《全唐詩》 卷 47 |
| 將至岳陽有懷趙二 | 張九齡 | 湘岸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況復賈生心。草色雖雲發，天光或未臨。 <u>江潭非所遇，為爾白頭吟。</u> | 《全唐詩》 卷 48 |
| 初秋憶金均兩弟 | 張九齡 |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 <u>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u> | 《全唐詩》 卷 48 |
| 於塞北春日思歸 | 陳子良 | 我家吳會青山遠，他鄉關塞白雲深。為許羈愁長下淚，那堪春色更傷心。驚鳥屢飛恒失侶，落花一去不歸林。 <u>如何此日嗟遲暮，悲來還作白頭吟。</u> | 《全唐詩》 卷 39 |
| 昇仙橋 | 汪遵 | <u>題橋貴欲露先誠，此日人皆笑率情。</u> 應訝臨邛沽酒客，逢時還作漢宮卿。 | 《全唐詩》 卷 602 |
| 昇仙橋 | 岑參 | 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 《全唐詩》 卷 198 |

| | | | |
|-----------------|-----|---|----------------|
| 長門怨 | 崔道融 | 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 <u>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u> | 《全唐詩》 卷 714 |
| 長門怨 | 崔道融 |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 <u>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u> | 《全唐詩》 卷 714 |
| 戲題友人壁 | 李商隱 | 花徑逶迤柳巷深，小闌亭午轉春禽。 <u>相如解作長門賦，卻用文君取酒金。</u> | 《全唐詩》 卷 540 |
| 送褚大落第東歸 | 錢起 | 離琴彈苦調，美人慘向隅。頃來荷策干明主，還復扁舟歸五湖。漢家側席明揚久，豈意遺賢在林藪。玉堂金馬隔青雲，墨客儒生皆白首。昨夢芳洲採白蘋，歸期且喜故園春。 <u>稚子只思陶令至，文君不厭馬卿貧。</u> 剡中風月久相憶，池上舊遊應再得。酒熟寧孤芳杜春，詩成不枉青山色。念此那能不羨歸，長楊諫獵事皆違。他日東流一乘興，知君為我掃荆扉。 | 《全唐詩》 卷 236 |
| 中秋禁直 | 韓偓 | 星斗疏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闌。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視樓外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 <u>長卿只為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u> | 《全唐詩》 卷 680 |
| 題袁溪張逸人所居 | 羅隱 | 蒲梢獵獵燕差差，數裏溪光日落時。 <u>芳樹文君機上錦，遠山孫壽鏡中眉。</u> 雞窗夜靜開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若使浮名拘絆得，世間何處有男兒。 | 《全唐詩》 卷 622 |
| 臨水薔薇 | 李群玉 | 堪愛復堪傷，無情不久長。浪搖千臉笑，風舞一叢芳。 <u>似濯文君錦，如窺漢女妝。</u> 所思雲雨外，何處寄馨香。 | 《全唐詩》 卷 569 |
| 錦 | 鄭谷 | 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 <u>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畫偏榮。</u> 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雁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窠名。 | 《全唐詩》 卷 675 |
| 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西涼伎 | 元稹 | 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 <u>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u> 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為沉滯遊。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九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贊普亦奉翠茸裘。一朝燕賊 | 《元稹集編年箋注》 |

| | | | |
|----|-----|--|----------------|
| | | 亂中國，河湟沒盡空遺丘。開遠門前萬里堠，今來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縣內半沒為荒陬，西涼之道爾阻修。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 | |
| 和人 | 魚玄機 | 茫茫九陌無知己，暮去朝來典繡衣。寶匣鏡昏蟬鬢亂，博山爐暖麝煙微。 <u>多情公子春留句</u> ， <u>少思文君晝掩扉</u> 。莫惜羊車頻列載，柳絲梅綻正芳菲。 | 《全唐詩》 卷 804 |